

四年來的敵情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七日

敵情四年

第一章 政治

- 一、戰時日本之政治的基本動向和特徵
- 二、五任內閣的政治動態
- 三、第二次近衛內閣現況及其前途

第二章 經濟

- 一、日本戰時財政的特徵
- 二、日本戰時金融的動向
- 三、日本戰時產業的剖視

第三章 外交

- 一、四年來日本外交概觀
- 二、軸心的參加和反蘇的運用

四年來的敵情 目次



四年來的敵情 目次

- 三、訣別英美走入軸心陣營和聯蘇之路
- 四、日本外交前途之展望

第四章 軍事

- 一、敵軍戰略之檢討
- 二、四年來敵軍進犯經過
- 三、敵軍使用兵力及戰鬥力概況

第二章 政治

——戰時日本政治的基本動向和特徵——五任內閣的政治動態——第二次近衛內閣的現況及其前途——

一、戰時日本之政治的基本動向和特徵

在四年戰爭裏面，日本政治的基本動向是，脫離資本主義階段，經過準法西斯主義階段，移向法西斯主義階段。在這裏，我們可以指出日本政治法西斯化的較顯著較具體的幾點表現。

第一點：「國家政權及其軍警機構以至一切物體附屬品」對於人民大眾的經濟利益和政治自由的剝削壓迫，隨戰爭期間的延長，而加強加重。在五任內閣的手裏，形成恐怖政治的若干法案和法令，陸續地被提出被頒佈或者被修改和加強，而且在「戰時體制」的藉口之下，在「最低生活與最高榮譽」的粉飾之下，被強制執行了。如同：全文五十條的「國家總動員法」（一九三八年三月成立自同年五月起逐條頒佈施行），「軍機保護法」（一九三八年成立，一九四一年修改加強），「治安維持法」（一九二四年成立，一九四一年修改加強），「兵役法」（一九四一年修改加強），「刑法」（一九四

一年修改加強），「國防保安法」（一九四一年成立）。

第二點：政治形態由分立的政治機構移向集中的政治機構。日本的分立政治機構，在一開始就和西歐資本主義各國的不同，根本不會有過渡型的發展，根本不會發生過獨立的主觀的作用，但自從戰事勃發以來，第一次近衛內閣以及歷任內閣，對於這個形式的極端的分立機構，還是逐漸加以摧毀，將政治導向權力集中的獨裁的路上，所謂「首相權力強化」，所謂「少數閣僚制」或「無任所國務大臣制」，所謂增設直屬首相的機關如「內閣會議制」（一九三七年），「企畫院」（一九三七年），「情報局」（一九四〇年）等等，其用意正在此。

第三點：日本的政黨政治，議會政治原本就不像政治的自由主義會經發達過的國家那樣，有過典型發展，自一九一八以來議會權能和政黨勢力更在逐日削弱中，而在戰時五任內閣的手裏，其弱化的程度尤其甚一日，在米內內閣任內所召集的七五屆議會，發生了日本政治史上劃期的悲劇——「齋藤首相事件」，那長災的事實是一個議員在議會發表意見，觸犯了國家機構最有力的代表者軍部的禁忌，而受到除名的處分，其他表明同情該議員的議員們，也同樣地被迫離黨。到了第二次近衛內閣所召集的七六屆議會里，所謂政黨政治已不復存在，在「革新黨」的組織為政黨政治的條件下，具有悠長歷

四年來的敵情

四

家（據一九三七年的公開發表，「天皇」的總資產爲百十四億日元），經常地具有調和地主與資本家的作用，同時在「天皇」之下，有龐大的官僚羣（包含武裝官僚的軍人在內），這一作爲「天皇使用人的」龐大官僚羣，一方面假藉具有強大物質基礎和封建意識形態上最高權位的「天皇」，一方面占據政治各部門，分割國家資本；而在政治上形成特殊的權力系統，其中尤以武裝官僚的軍部和軍人，既在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史上演過以及演着重大角色，並且擁有國營軍需產業和武裝實力，所以成爲國家機構的最高代表者之一，握着高度的政治發言權。日本的這種特殊政治機構，當然是由其資本主義的性質產生的，日本的從事政治運動的進步分子，稱這種特殊政治機構爲「天皇制」的政治機構，而以「天皇」爲改革日本的政治運動的第一名敵人。所謂「財閥」所謂「軍閥」，還是屬於副次的。他們關於「天皇制」曾有如下的解釋：

「天皇制的政治任務是，一方面對於日本資本主義中之半封建土地所有者的地主和依存性極強的從事未發達的近代生產的資本家間因追求利潤而發生的對立抗爭；另一方面對於通過大地主對小地主，大資本對小資本的鬥爭形式而出現的有產者與無產者的鬥爭；在中立的起階級的擬裝之下，實行對無產者的絕對壓迫，抑制資本家的獨立自主，擴大再生產其對天皇制的依存性。而作爲地主與資本家的矛盾統一的手段是，一方面強制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及其人爲的再生產，另一方面藉對外軍事

侵略，以補給資本家的利潤……」，

如同上述的日本特殊政治機構的法西化，當然和歐洲各國不同，不能以「獨占資本最後階段的最後政治形態」一語，機械地加以概括。日本的法西化并不像歐洲某些國家那樣，其主導勢力並不完全是以金融資本為背景，以沒落小資產階級為中心，以一部分落伍工農為羣衆的。其採用的方法，也不是以具有所謂「羣衆基礎」的沒落小資產階級的黨派集團奪取政權。

日本政治的法西化具有極其顯著的三點特徵：

第一點：日本的法西運動由於其主導勢力的政治經濟背景和其他各國不同，并未提出偽裝的社會主義的欺騙口號，而是掩蓋在封建意識形態的外表底下的。迄今為止他們的重要綱領還是「天皇親政」和「財產奉還天皇」等等，他們的運動形式，并不是煽惑動員羣衆奪取政權，而是通過天皇制政治機構把握政權，一部分日本的集納者，稱之為「由上而下的法西主義」。

第二點：日本的政治法西化運動始終是被兩大政治派別所左右，環繞着法西化的急徐，程度，限度諸問題，這兩大派別時時刻刻在演着意見的對立和內訌，這兩大派別關於對外政策以及內部政治設施經濟設施等的對立，其最後仍然是歸着在法西化這個中心問題上。在日本，這兩大政治派別通常被稱為「革新派」和「現狀維持派」，如果抉剔

其階級的本質，對於這兩大派別，可以作如下如分類：

甲：「一定社會機構的下層中層」——所謂法西軍人或「少壯軍人」是本派的主導力量，在其下有「民間右翼團體」，沒落小資產階級，一部分落伍工農，尤其是一半封建的獨立農民」，在其背後有產業資本的支持。

乙：這一派是財閥，政黨，重臣集團，官僚機構上層的結合體，（但并不會完成政治的統一），這一派如同其他各國的金融資本獨占托拉斯一樣，其政治的傾向，早已不是要求政治的自由，而是傾向法西主義，以突破不可避免的末期症狀。不過他們對於採用法西主義體制所需支付的犧牲，還在不斷的考慮中還沒有完全採用的決心，最低限度，對於性急的法西化是反對的。

第三點：由於日本政治法西化的主導者對天皇制的依存性，由於支階級本身在法西化過程上的分派對立和內訌，所以「日本型的法西主義」不是一黨專政和一黨專政——第二次近衛內閣的初期雖有此企圖，倡導「大政翼贊運動」，但在出發之始，就遭支階級各派的猛烈反對，終被打消。而是由上而下的，是國家機構的逐步法西化。當然，所謂「部隊長意識形態」的法西軍人以及若干都市流氓集團的法西團體，由於政治技術政治經驗的不足，當上述兩派的對立非常激烈的場合，他們可能採取單純的白色恐怖，作為實現其企圖的手段，戰前的五一五和一二六，戰後的「血之昭和維新」（一九四〇

年七月五日）等事件正是例證，而最近一部分不滿近衛內閣的革新分子，竟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的東京國民新聞上公開表示：「討伐東京」，也正與上述諸事件同一意義。

二、五任內閣的政治動態

日本戰時政治的基本傾向是一步一步向法西主義移行，而其法西化過程上的特徵則是統治階級兩大政治派別關於法西化的意見對立和內訌，所以戰時五任內閣最主要的政治動態也正是一面內訌一面法西化，在軍事上的專心「解決事變」和擴大戰爭範圍，在外交上的「日德意蘇聯合」和對英美協調，在經濟上的加強統制和緩和統制，在政治上的「官僚獨善主義」和「財閥至上主義」，在在表現着統治階級內部的利害矛盾和分派對立，而這種種的對立又是以法西化問題的對立為中心的。

總之統治階級兩大派別——「革新派」和「現狀維持派」——關於法西化問題的對立抗爭，正如一條赤線貫穿着五任內閣的政治和政局，把握住這條赤線，就可以提綱挈領地認清五任內閣政治上每一個現象，每一個問題。

本年五月出版的文藝春秋的「政治時評」裏，有一個日本記者，對於近年的日本政治變化，曾作過一個概括的指摘：

「這互相矛盾的兩個要求（指「革新」和「現狀維持」——譯者）同時地而且

併行地起着作用。如果要忠實於一方的要求，在勢不能不抑制另一方的要求，如果要使兩者之一的要求發生作用，那麼另一個必被壓殺。這個現象，與其說始自第一次近衛內閣，無甯說開始於五一五事件後的齋藤內閣，而日本最近政治史，實可說呈現着一種姿態，那就是在這個紆回曲折的路綫上進而又退退而又進」。

同時本年二月廿三日，東京國民新聞的社論裏，也曾明白指出兩大政治派別環繞法西斯化問題的對立抗爭，道：

「關於現狀維持派和革新派的鬥爭，如果檢點一下其鬥爭的內面，可以發現不遑枚舉的血的鬥爭。在外交方案上，在資本主義經濟的糾正上，在重臣政治乃至政黨政治的打破運動上，其血鬥極其熾烈……」

上面的兩項引證，雖則是日本記者的話，但在某種程度內，的確說明了日本政治法西化的主要特徵，那同時也就是戰時五任內閣政治動態的主要特徵。

所謂戰時五任內閣是：

第一次近衛內閣	一九三七年六月	一九三九年一月
平沼內閣	一九三九年一月	一九三九年八月
阿部內閣	一九三九年八月	一九四〇年一月
米內內閣	一九四〇年一月	一九四〇年七月

第二次近衛內閣 一九四〇年七月

繼林內閣出現的第一次近衛內閣最大任務在於維持國內各派勢力的協調，其政權是建築在所謂「各派勢力的均衡」上的，近衛的公開聲明或譚話裏，曾明白承認這一點。林內閣時代，以「軍部行動派」為主導勢力的「革新派」和「現狀維持派」關於政治經濟法西化程度問題以及領導權問題的對立抗爭極為熾烈，這個對立抗爭之最後的最白熱的具體表現，就是軍部和政黨的對立，受軍部操縱的林內閣，竟採取了解散議會，對政黨高壓，但是那一年總選舉的結果，凡與所謂「革新派」有關的或標揭革新旗幟的黨派在票數上慘敗，而反對林內閣的民政友兩黨以及社大黨，日本無產黨，所獲票數均顯著的增加，至少不像革新各派那樣的票數激減，這充分表示了當時的民意，表面上以有日本無產黨為主導的人民戰線，也正這時候積極地擴張發展。直而着法西化過程上統治階級自身分裂的危機和社會機構的動搖，繼林內閣之後的近衛內閣當然不能不主張各派協調，抑制「革新派」一派專權的企圖和行動，防止統治者的分裂，同時防止被統治者反抗運動的更大的發展。但是作為「革新派」主流的「軍部行動派」，自二二六事件後，在政治上的發言權日益增大，其攻擊財閥重臣，主張「財產奉還」的欺騙號召，對於沒落小資產階級與落後農民——尤其半封建獨立農民，頗發生了作用，因此，該派始終顯着當時的有利局勢，企圖奪取法西化領導權，該派對於近衛內閣所主張的「合抱體

制」和「勢力均衡主義」當然反對，而對於大選中的偏見表現以及人民戰線的發展，更感到了極大的威脅，於是該派爲了轉移和阻止對自身不利的內部鬥爭的發展，爲了保持以至加強自身之社會的政治的地位，終於在若干產業資本家以至與曼吉斯德系統在中國作殊死鬥的纖維工業資本家（如津田信吾等）的明白支持下，發動了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對中國的軍事冒險。但是這個軍事冒險並不如法西斯蒂軍官團所估計的那樣容易進展，那樣容易解決，由武裝恫嚇「冀察政務委員會」而戰爭局限華北，而速戰即決原則下的戰局擴大，而「數倍於日俄戰爭」（板垣征四郎語）的「長期戰」，愈打愈拖不動，愈拖不動，愈不能不打。「軍部行動派」的，以鎮壓和解消內部矛盾爲目的對外軍事，反而引起「逆效果」，暴露了「資本主義最弱一環」的日本的「殖民地再分割」，只能投機取巧，不能硬打的勉強爬行的狼狽姿態，引起了整個經濟機構社會機構的動搖。固然「行動派」在若干戰役上獲得了若干勝利，但這對於整個局勢是毫無補益的。「軍部行動派」在軍事估計上的失敗，也就意味著在政治企畫上的失敗，其政治發言權，即刻受到相當程度的影響，給與「現狀維持派」，以活動的機會。在這樣的客觀情勢中，出現了一「近衛內閣大改造」，公認的「現狀維持派」的主角如宇垣（外相），池田、藏（商相）以及反對「急性革新」提倡「精神主義」的頑固派荒木（文相）等被「身列廟堂」參畫國政，與「革新派」的末次，板垣等並肩列坐，互爭雄長了。在這一「合抱體制

「中」無算說，「現狀維持派」占着上風，外交政策經濟政策都在現狀維持派手中大舉縱下執行着。但是宇垣外相對英妥協，製造東京霧尼黑的政策，固然完全失敗，而池田藏商相的以金融資本的利益為中心的經濟統制計畫，也由農林產業問題，物價問題通貨膨脹問題等而完全坐礁，給與「革新派」以進攻的口實和機會。後來發為環繞總動員法第十一條（限制各公司的紅利）問題的池田藏商相與佐藤實業部長間的對罵，終於爆發為環繞與亞院與外務省的對華權限問題的宇垣與平沼等。宇垣辭職於先，池田消極於後，第一次近衛內閣也隨着這個「合抱體制」的崩壞，而於一九三九年一月「突如其來地辭呈」了。

繼第一次近衛內閣之後的是平沼內閣。當時的平沼，是個七十三歲的老官僚，是司法界官僚系統的統帥，他在政治上所印下的腳跡極其曲折。他曾經以國本社社長資格，發出「打倒重臣集團，撲滅既成政黨」的絕叫，而獲得少壯軍人的賞識，另一方面，曾經解散國本社，發表「法西主義不適宜於日本」的宣言，以緩和元老重臣的情緒，曾經以謙遜沉默的樞府議長，極力溶消西園寺，一木牧野，湯淺等的疑團，博得第一名候補首相的地位。不過平沼雖是圓轉投機的官僚，對於政治潮流中的各派對立，換句話說，對於法西化過程上統治階級的內訌，並不能應用其圓熟的官僚技術來解決，儘管平沼內閣的施政方針是「總親和」，但實際上，「革新派」與「現狀維持派」仍舊繼續着近衛內閣

以來的對立抗爭，不「親」亦不「和」。平沼內閣徘徊於兩者之間，正與第一次近衛內閣的末期一樣，毫無辦法。當平沼內閣方纔成立的時候，有一個日本記者就很明白地指出了這一點，道：

「現在日本政治僅靠總理大臣個人的寸心，是任什麼事都辦不到的。這是三尺童子都明白的事實。我們可以充分想像到，平沼也不得不爲了近衛所苦惱透了的事而苦惱。」（「革新」雜誌一九三九年二月號）

平沼內閣的確在兩大之間苦腦着。例如平沼本人在七四屆議會裏，曾明白答復渡邊泰邦的質問，道：「極端統制主義是不可以的」，藉以緩和「現狀維持派」，但同時更不能不敷衍「革新派」，一九三九年四月出版的「話」雜誌，就曾透露過這樣的事情：

「平沼內閣被認爲革新的後退。因而首相左右深以爲憂。祕書官太田耕三氏不住地向革新陣營進行着諒解運動」。

平沼內閣雖主張「總親和」，敷衍兩方面，但在其階級的利害立場上，是接近「現狀維持派」的，是不主張性急法西化的，結果，當然遭遇「革新派」的攻擊。例如一九三九年一月卅日的大阪每日新聞就曾傳達「革新派」的意見，道：

「平沼首相一開口就是萬民輪翼，發揚日本精神，這是誰也沒有議異的。但如何纔能發揚日本精神呢？那具體方法就成問題。……平沼內閣對於內閣制度的

改革不擬染指，對於近衛時已經立案的議院制度選舉制度的改革，似乎也不想碰一碰。近衛內閣雖只開了一些空頭支票，但究竟還敢開支票。至於平沼內閣甚至連改革的意見，改革的決意都沒有。對於這種內閣國民不久將感到倦怠，結果如何，是不言可知的。……」

那麼，平沼內閣的結果，究竟如何呢？事實是這樣：平沼內閣的末期正是第二次歐戰的前夜，帝國主義諸國間互爭要領準備依靠政略在戰爭中取勝的外交戰異常激烈。當時日本的「革新派」在這這種國際動態的刺激下，提出了加強日德意關係的主張，認為日德意集團足以對抗當時所謂「集體安全」集團的英美法蘇，認為英美法蘇都是日本對華計劃的干涉者阻撓者，非加以打擊不可。平沼內閣雖然一方面在「革新派」的有力逼迫之前，連次召開五相會議，專門討論加強日德意關係的問題，但另一方面在「現狀維持派」的強烈影響下，在有田外相主持下的平沼內閣外交，仍然重視英美關係，不願開罪英美，所以討論日德意關係的五相會議前後召集了七十餘次而毫無決定。正在這種拖一天算一天的情況中，德國突以「閃電」的行動，和蘇聯締結不侵條約，當時還認為強反共協定等於加強日德意關係的日本，宛如被人在臉上痛擊一掌，成了一個悲慘而滑稽的角色。「革新派」在其國際路線主張的顯然失敗之下，不得不向後退一步，而平沼內閣也隨着這「退而被帶倒了」。「革新派」說，這個失敗，是由於平沼內閣遷延不決誤

了大事，就是平治本人，也承認「國際局勢複雜奇怪」，內閣不善應付，所以引咎辭職。

繼平沼內閣之後的是阿部內閣，誰都知道阿部的出場是「革新派」的傀儡首領之一板垣前陸相所極力推薦的，也可說是「革新派」在政治上一步退卻時，埋伏下的一着棋。誰知阿部上台不久就完全被降，「現狀維持派」，因為當時「革新派」既一步後退，而「現狀維持派」則反躬地一步前進，這是阿部投降的必然的客觀局勢。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東京國民新聞會代表「革新派」的意思，如下地指摘道：

「阿部內閣在組閣之初，本是陸軍和重臣性格雜居着的。……但自畑大將就任陸相的經緯，野村大將的起用爲外相，原田熊雄男活躍下，外務省陣容的根本上變更和英美偽調派的抬頭等現狀看來，現內閣的陸軍完全喪失，政界上層部的注格行將占領阿部內閣。」

阿部內閣時代是「現狀維持派」乘「革新派」對外主張遭遇頓挫，而反射地向前進了一歩的時代，但「革新派」對外主張的頓挫，絕不能解釋爲該派政治勢力的整個下墮或根本動搖。直而看前者的進出，後者也同時準備并施行反擊，演成了或明或暗的統治階級爭奪法西化領導權的內訌。而阿部內閣時代又正是歐戰開始，「國際政局複雜奇怪」的時代，日本統治階級任何派別都想在這個國際政局更投機——儘管其投機的路線不

同，因之阿部內閣時代統治階級兩大派則關於法西化問題的內訌，是以對外政策爲中心題目的。兩者環繞對外政策的對立的具體事實是「外務省的紛爭事件」，是野村對美妥協外交的實施和被攻擊，是「革新派」的「日德意蘇關係再建設」論的提出。

所謂「外務省紛爭事件」（一九三九年十月）的表面上經過是野村就任外相後，實行外務省的局部改組，其中有一條是將通商局歸併於貿易省，外務省局課長級官吏羣起反對，野村外相以「現狀維持派」爲背景，對於反對者施行高壓，於是外務省一百三十二名高級人員辭職示威，而最後野村外相終於有條件地接受了反對者的意見，更改在閣議中已經決定的案件，將海外商務官的任免權「暫」屬外務大臣，紛爭遂告解決。至於該事件的內幕，則爲代表「現狀維持派」的野村外相谷次官等和「親軍官僚」白鳥敏夫系統的鬥爭，野村企圖掃蕩以至壓縮外務省內外的「革新派」勢力，以便圓滑進行對英美協調政策，而「革新派」對於這一攻勢政策，也不肯作超越限度的退讓，乃鼓動外務省的親軍官僚們羣起反對，所以當時兩派的代言機關，各發表關於該事件的不同論調，一方面指這個事件爲「下剋上」，爲「不守定道」，他方面則譽爲「少壯官更熱誠擁護外交一元化的表現」。「革新派」機關報國民新聞曾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廿六日的社論，預示這個事件的來蹤去跡，道：

「野村外相谷次官就任後風傳駐外大公使將有調動等等，此通說明對於向執

行的新秩序外交，將加以相當的修正。起用野村的唯一理由，是因為野村在美國有多數知交，由這點來判斷，可說是對美關係的考慮。起用野村前，被目為美追殺者的谷公使即已被決定任為外務次官，據說野村起用該公使的，是接受了重臣方面意向的西園寺公祿書原田熊雄男爵，於是野村與谷在外務省內策畫着掃蕩以新秩序為目標而擬展開新外交的中堅分子的一部，由人的配置狀態看來，也可稱之為新秩序外交的危機。民間方面斷不許對於東亞新秩序的理想要有所修正而向援華國家羣，作媚態與妥協，因此正嚴重監視着阿部首相，野村外相，谷次官的施政。」

「現狀維持派」乘「革新派」的德意路線碰壁而在政治上後退一步的機會，積極發動政治上的攻勢（「革新派」稱之為「十月攻勢」），企圖完全把握法西化的領導權。同時這一攻勢是集中在對外政策上的，「現狀維持派」影響下的野村外交採取了與「革新派」完全相反的路線——對英美協調。這種路線的採用一方面當然反映着政治攻勢的意義，而另一方面則基於「現狀維持派」的集團的利益，因為日本軍工業的生產手段以及技術輸入，幾乎完全依賴英美，貿易方面百分之八十都依存英美，而英美資本和日本的國內資本又有極密接脈絡，據一九二八年的統計，在日本的外國資本總額為二百七十四百萬日圓，美國占七三二百萬圓，英國占一二四二百萬圓，法國占二〇一百萬

區。又據一九三七年的統計，外國資本總額，十八億四千萬圓中，直接投資於日本各股份公司的約六千二百萬圓（主要是投資於重工業，機械工業）。含有這些政治因素經濟因素的「現狀維持派」對英美協調路線，是必然的是異常被堅持的。於是阿部內閣的野村外交，一步一步地開始接近英美。第一步，阿部一上台就聲明「戰歐不介入」，建立協調英美的基礎，第二步，於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四日開始了野村·格魯會譚，在上海和在華府的日本外交官，也很活躍，保持着對美的接觸。當時「現狀維持派」的代表機關朝日新聞，甚至明白指出「本次之日美會譚，為日本處理事變根本方針在外交上具體化者」（一九三九年十月三日社論）。第三步，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日本政府宣告開放瀟甯間長江，據日本人說，「這是，送給美國的聖日節禮物」是按照格魯所提覺書中的要求辦理的，對於「現狀維持派」這種政治攻勢的外交政策，「革新派」當然不能保持沉默，即使他們在政治上的勢力呈現着下落的傾向。他們一面提出「重建日德意蘇關係」的新口號，以對抗英美協調政策，表明日本有參加德意方面，對付英美的意思，表明日本準備在歐戰中作一次更大的軍事冒險，另方面則攻擊「現狀維持派」的協調英美，是「受了猶太資本系統的操縱」，是英美的義務第五縱隊，在這裏不妨引證兩派代言人的互相非難駁斥的論調，這充分反映出阿部內閣時代兩大政治派別的對立情形及其內容：

「現狀維持派」高級代言人東洋經濟報社社長石橋湛三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二日的東洋經濟報上，以「德國背約給日本什麼教訓」的題目，這樣發揮道：

「自一九三六年防共協定成立以來，達二年半有餘，日本當局對於德國所取的態度之卑屈，有不堪入目者。但還在他們，大約是顧慮日本自身利害的處置吧？國民現在並不想再加追究。不過日本特為唯一憑藉的外交樞軸折斷了。這時候瞻望將來，懇求為政者的反省並外交的刷新，乃國民的當然的義務吧？……記者前此認蘇德接近乃當然之事，請求日本國民放冷靜些，不要責難德國。但這是咽淚而言的，如果就日本外交而論，使國家蒙這樣的恥辱，出了無顏對世界的大醜的例，古往今來二千六百年的日本歷史上可曾有過？盟邦！防共協定呀！全體主義呀！老着臉皮對這些名辭發讚歎之聲的嘴多麼可憎啊！」

同時「革新派」的中心人物之一滿井佐井也在一九三九年八月出版的改造裏，發表「日本首當對英國遠東勢力加以一擊」的論文道：

「日本政界財界上層都算保有可憎的積習，那就是失去常度的親英主義。恐英思想……自事變擴大至華中以來，英國對日的策略，極惡性地面而且極露骨地開始其活動。駐東的英大使館好像操縱對日政界財界上層部的總機關一般。」

不過「革新派」也就是「軍部行動派」雖未放棄政治上的對立抗爭，就實際形勢言

，該派勢力實遠不如二二六前後的旺盛，呈現衰頹和分裂的傾向。其原因有如下的幾點：

(一)「軍部行動派」無力解決其自身所掀動的對華戰事更無力提出解決戰事的根本方案

(二)軸心政策因蘇德不簽約而受到現實的打擊

(三)戰爭長期化，對農村影響極大，「行動派」羣衆基礎的小農發生離叛現象，
(四)接近現狀維持派的畑六任陸相，一改舊日陸軍上層部的作風，嚴格地整頓軍部命令系統，抑制下層部的橫斷組織對於在外派遣軍中的「行動派」跳梁幹部，大揮其「肅軍」的斧鉞，如同「滿州王」片倉中佐之被撤換，就是最明顯的例證。

(五)「行動派」昔日的高級幹部昇官發財（如武藤彰本間雅晴等）早已放下從前那付清教徒的假面具，而「行動派」所提出的「財產奉還」等老口號，也失去了欺騙效用！於是「行動派」本身發生了「再檢討」「再組織」的分裂傾向。「現狀維持派」在這樣的有利條件之下，當然要企圖更進一步的攻勢，不過阿部內閣本身根本沒有執行「該派」政策的能力和勇氣，對美外交固以「開放長江」爲一眼界，由於美國并無熱烈反應而告失敗，同時其對內政策尤其關於經濟政策，更是毫無辦法

，於是乃在「現狀維持派」策動之下，製造出米內內閣。

繼阿部內閣之後的米內內閣，正如同「革新派」論客所說的，是重臣、財閥、海軍的陰謀結晶，是突如其出現的。陸軍在米內組閣的呼聲傳出後，即刻表示不滿，但現狀維持派這一次的製造內閣的手段是非常周密敏捷的，一九四〇年一月十四日下午七時十五分入宮覲見「天皇」，拜命組閣，緊接着同日下午七時五十五分畑陸相奉召入宮，「天皇」當面訓示，令其與米內協力，這顯然是「現狀維持派」假借「天皇」權威，鎮壓「革新派」的反對運動。「革新派」稱這件事為「優待事件」，如果譯成國文，也可說是「溫言事件」，就是說天皇欲發溫言鎮撫陸軍。米內組閣消息傳出的第三天——一九四〇年一月十六日——靜岡縣白晝大火，燒失住屋六千五百戶，死者三萬五千人，當時出動救火的有憲兵警查一千三百餘名，步兵第三十四聯隊，豐橋工兵聯隊等。如果單純的火災，在日本是不會動員那許多兵隊的，這顯然是一個含有政治意義的事件。有人說這是左翼分子所為此種見解未免超出常識範圍，走遍世界也找不到這樣野蠻而愚蠢的左翼運動。不待言這是「革新」分子的一貫手法，對米內內閣的示威，對「元老重臣政治」的抗議。試問靜岡是什麼地方呢？那是元老西園寺公爵隱居別邸興津坐漁莊所在地。

米內內閣的成立組織已如上述，而其關係陣容，也顯然是以「現狀維持派」為主流的。閣僚中有櫻內、島田、松野等政黨要人，有石渡，有田、廣瀨、竹內等等隱健派官

僚環繞法西化的對內外政策，勢必由現狀維持派參加策畫。一九四〇年一月廿八日的國民新聞曾就米內內閣關係的人選，指出內閣的「特異性」，道：

「現內閣的中樞關係，較之從來內閣的官僚人選，顯然加濃政黨色彩，這正是特異性之所在。……這是由於官僚陣營的後退，由於阻止前進的現狀維持派的復古企圖……」

同時日本評論一九四〇年二月號也載有一篇「政界評論」，由內閣成立經過，指摘內閣的「現狀維持派」的性格，道：

「……米內的決定是十四日的午後六時半，湯淺的代表松平祕書長晉謁西園寺，對於病中的西園寺提出報告道：『由於如此如此的情形，無論如何不肯出來，所以只好讓米內……』，西園寺的答復是：『恐怕不得不如此』，於是一道『決定』米內的電波，由興津飛達在皇宮中的湯淺當日下午七時十五分米內就奉召入宮了。……米內的組閣有石渡、廣瀨、有田的協助，同時還有石渡的老園池田成彬站在背後。……不過陸軍之肯否協力，乃內閣前途成否的關鍵，所以從採取了奏請溫旨的非常手段，使畑陸相遵旨留任。最近在政治上有一個顯著的現象，那就是重臣勢力的前進以及財界與海軍的合流。有人說，米內內閣的出現正是這些勢力所祕密策動的，而認之為一種陰謀」。

的確徵諸米內閣上台後的施政實情，該內閣的對內對外政策大半是由「現狀維持派」主導的。對內的經濟政策是以金融資本為中心的，是「準備採用經濟聯盟所提的日本型指導原理」的，對外政策，則為有田主持下的協調英美外交，當時「革新派」的聯合德意蘇聯通英美以及武力南進的主張，已隨伴着歐洲局勢的遽變，而成為一種帶着煽動性的潮流，普遍散佈到日本全國，有田為應付「革新派」外交攻勢的銳鋒，曾發表聲明，提出「日本關心南洋現狀」的口號，而且附帶着說，如果英美無相互理解的誠意，則日本將採取「然處置」，這在表面上似乎是很強硬的外交姿態，而實際上則含有協調主義者對英美發出危險信號的作用，那就是說：「日本現正努力於調整英美關係，如果英美不進一步誠意地唱和，則日本的革新派將如何如何」！無怪乎有田譚話發表後，革新派的政勢又重新熾烈起來，這也有其所以熾烈的客觀條件：

(一) 德國在歐洲戰局上迅速勝利後的歐洲情勢，刺激着日本，使一般人感覺到這正是適宜於擴大對外軍事冒險的機會，而「現狀維持派」的協調主義，則被認為迂執誤事。

(二) 作為「革新派」中心的新約下級軍人團體結合，全國承繼「軍部行動派」之後，遂首干涉政治。這一派的中心分子有瀨澤逸雄，秋永月三以及若干在中國的派遣軍將校。

自有田澤明引起了軍部抗議之後，米內內閣逐漸呈現傾塌的形勢，最後終於在「外交大轉換」這個口實之下，被「革新派」「近衛派」以及其他大小黨派所合力搖倒了。「現狀維持派」對於米內內閣的崩潰，惋惜而感傷，財界表示「不知米內內閣非下台不可的理由在那裡」而米內內閣本身也表現出飲恨而退的姿態。石渡書記長官的內閣總辭職聲明書裏，曾明白說道：「內閣自成立以來，各關係均協力奉公，目前由於陸相辭職，所以內閣也只好辭職」。日本一部分記者認為那是打破慣例的辭職聲明書，而形容之爲「餘音嫋嫋」。

三、第二次近衛內閣之現況及其前途

繼米內內閣之後的近衛內閣再一次出現的原因，也正是米內內閣倒台的原因，第二次近衛內閣當然具有和米內內閣正相反的政治性格。正如一位日本記者所說的：

「前內閣總辭職的理由是和陸軍方面的見解不合，因此理應繼任的內閣，在性格上必須豫先具有某種一定的東西，否則該內閣不會被賦與出現的機會……」（文藝春秋八卷九號「作爲近體制中心的近衛公」）。

近衛內閣在性格上是不是具有所謂「某種一定的東西」呢，換句話說，是否具有「革新」至少準「新革」的性格呢？這可以從近衛內閣成立的經緯推敲出來。

近衛內閣出現前，近衛和近衛派曾經玩弄奪取政權的政治陰謀，這是事實。而這陰謀的發生和發展不是偶然的。米內內閣崩潰前後的政治條件正適宜於培植和發展政治陰謀，如同雨後的腐爛地面適宜於菌蕈類的滋生一樣。

米內內閣崩潰前後的政治情勢是：

(一)如同前面所說的，日本下級軍人的橫斷結合所謂軍人法西顯示出承繼「軍部行動派」之後干涉政治的企圖和傾向他們揭起「實行適應戰事的國內革新，建設高度國防國家體制武裝南進」的旗幟，煽動政治旋風，進攻「現狀維持派」主導下的米內內閣。而軍人的高級幹部即所謂軍部，則爲了維持畑俊六連任陸相以來所建設的陸軍縱斷系統的權威，爲了防止軍人橫斷結合的強大化或「下剋上」現象的再出現，也同樣提出和軍人法西意見大同小異的要求：「建設高度國防國家」，「外交大轉換」。軍部知道米內內閣無力執行這些要求將成爲下級軍人干政的藉力，乃在軍人法西及其他「革新派」反對內閣和醞釀倒閣的空氣中，以陸相單獨辭職的手段，逼迫米內內閣退卻。

(二)隨伴着國際條件的變化和軍人以及軍部的動向，無數野心政客，政黨人，官僚，退職軍人，都市流氓，沒落知識分子所組織的團體，都喊着「轉換外交」，進行倒閣運動。其中比較有力的，是末次，安達、大竹、德川、中野、橋本等的團體

如「東亞建設聯盟」，「戰時體制強化聯盟」，「生產黨」，「東方會」等。

(三) 軍部，各團體以及政黨人的新黨運動一致承認近衛具有統合日本政治機構內複雜分派的貴族身分以近衛爲最適當的米內內閣繼承人。

近衛及近衛派在上述情勢中，發現了接近政權的路，而開始了迎合那一種情勢的行動。

(一) 近衛於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在樺井澤別莊發表談話，強調實現新體制之必要，暗示米內應出讓政權。

(二) 近衛派中的有馬、風見、安井、富田等積極活動連絡軍部，政黨和官僚

(三) 近衛派中另一支派——後藤隆之助所率領的一般轉向分子（昭和研究會）一方面製造迎合「革新派」的理論系統所謂「新體制」所謂「大政翼贊運動」等一方面極力連絡軍人法西及其他「革新派」團體。

總之在以下級軍人爲中心的「革新派」所主導的倒閣潮流中，近衛派的陰謀逐步成功。——當然「革新派」的企圖是在於充分利用近衛政權操縱近衛政權。第二次近衛政權終於出現了。近衛內閣顯然和「革新派」是互相倚傍的。那麼近衛內閣的體內也當混雜着「革新派」的血液的。至少是比「擬裝革新」更進一步的。所以近衛上台不久，在經濟方面，由企畫院及其他各部的親軍官僚羣以及「革新」軍人的中堅分子秋永月三等

擬成「經濟新體制方案」。在政治方面，第一顯示出變更原來政治機構，將分立機構導向集中機構的傾向如增設首相直屬機關，增設「無任所國務大臣」等。第二抄襲德國納粹理論的聲浪，成立非歐非馬的「大政翼贊會」，促進各政黨解消運動，顯示出一黨專政的傾向。在外交方面則締結日德意三國條約，在表面上充分呈現着軸心色彩。

但是近衛內閣這種「革新派」中心的法西化傾向，至少「革新派」影響極大的法西化傾向，在發軔之始，即刻遭遇其他政治派別的反對，尤其「現狀維持派」的堅決反對和頑強反攻，其攻勢甚激烈，就是「革新派」也承認這是「窮鼠嚙貓」。

「現狀維持派」在理論上攻擊近衛內閣的「政治新體制」或「大政翼贊運動」是違憲的（如本年一月廿六日川崎克在下院的質問），攻擊「從事大政翼贊運動的人們裏面，潛伏着赤色分子」（本年一月月廿八日石坂豐一在下院的質問）。而在行動上的反攻，更是具有相當的政治統一性的，即以往聯為中心的七六團體為主導（去年十一月四日的星岡會議）動員內閣內部的「現狀維持派」的閣僚如小林一三等，以及在七六屆議會中，解黨議員的新分派，如「帝國旅館派」「中央亭派」等，聲勢浩大，步步進逼。

直面着各派尤其「現狀維持派」的理論上行動上的攻勢，近衛內閣的應付方法是，修正又修正，退卻又退卻：

（一）緩和「公司經理令」的執行

(二) 創改「經濟新體制方案」

(三) 引用接近「現狀維持派」的團本社官僚系統的平沼及其一黨入閣

(四) 改組大政翼贊會，放逐舊日首腦人物，另以平沼系的柳川及米內內閣時代的書記官長石渡主持該會，并容納大部分政黨人。——主要地是「帝國飯店派」。

近衛內閣的這種讓步，在政治上可以說是「急角度的轉向」，由「革新派」的傾向一轉而為「現狀維持派」的傾向，「革新派」稱之為「革新的顏色」，為「現狀維持派的百鬼夜行。」關於這「革新派」代言人在一七七二三號的，國民新聞上有詳細的指摘：

「最近數年來對現狀不滿之漠然的現狀打破意識，由於以歐戰為契機之內外交迫情勢，遂成為一種力主革新之具體要求，遂日形成明確之像貌。大政翼贊會即乘此期待革新之順風，揚帆而出，唯近衛公對於新體制運動之構想，遭遇不曾預料之政變，而顯然被限制，結果乃產生一方面被認為應具高度政治性，另方面又不能成為政治結社之翼贊會。在發軔之始，翼贊會性格中即包含相反之內在矛盾。翼贊會在人的組織方面，雖呈現網羅各界勢力之姿態，其實會中主流部乃有馬後藤等近衛側近，橋本、末次，中野等有組織的右翼以及龜林，赤松等所謂革新派，彼等以翼贊會本部之黨的結合為目標，向前邁進。因之，在翼贊會中落選之各派勢力以及以維持

現狀爲最大心願之努力，於該會出發之初即集中攻擊。純粹右翼陣營站在『團體明徵』之立場，指摘翼贊會違憲與夫該會出發本部人員中有多數左翼轉向者等事，希望近衛首相之英斷。右翼之動向，其動機固屬純粹，但結果顯然促進現狀維持勢力對翼贊會之反攻。被認爲齋藤旋風以來自由主義者殘滓之鳩山、川崎一派，一步一步，開始其擴大反翼贊會勢力之暗躍。環繞在政界具有陰然勢力之宇垣、小磯、荒木、真崎等在野大將，政界策士之活動日漸頻繁。正當此時，財界對於方纔呈現輪廓之經濟新體制要綱之攻擊，亦即開始。據傳說，荒木等各勢力之橫斷結合，曾由真崎、荒木、鳩山、宇垣在某溫泉舉行會議，此種風傳之真偽姑作別論，然而就此種風傳之所以發生觀之，亦足見政界暗流已迴環繞繞翼贊會之周圍。……由於上述種種，志在發展翼贊會運動之近衛內閣，遂不能不對於其政治方面，塗以某種程度之晦暗色彩。近衛首相起用平沼，爲不管部大臣，近衛清一色之政治性格，至此遂呈現近衛平沼混合色。平沼入閣後，繼復任內相，近衛內閣一方面受困之而被補強，但另一方面則與各方面以革新性視色之印象。其實內閣補強以後，現狀維持勢力進攻翼贊會，反對經濟新體制之火勢并未稍殺，由於議會之再開，火勢反而更旺。財界對經濟新體制之厭惡與攻擊，至爲猛烈，終於對企畫院原案加以大修正，……以金融資本爲中心之池田、鄉、結城、井坂、小倉、村田、宮島、小林、等實業家咸

謂：「如從事革新，即不能擴充生產，如重視意識形態，則金融資本家不肯出資。目前最必要者，既非革新，亦非意識形態，而為順應國策之實業家」，彼等此種主張終獲勝利。當經濟新體制問題之爭論甚厲上時，財界以及與財界相結托之各派別，指企畫院及各省青年官僚之思想傾向為赤化，非難之聲四起，於是此輩少壯官僚次第銷聲匿跡，隨之而湯澤、徐藤、吉田、安井、河原田、橫山等由官僚勢力重復抬頭。同時踴躍於議會局之議員羣，或企畫院或黨新黨，藉以把持翼贊會，或立在根本反對翼贊會之立場，策勵翼贊會精勵化，不問絕對支持近衛之陣營或現狀維持陣營，決非翼贊會之良好同儕者。議會一旦再開，上述諸勢力既極活動，而翼贊會本身又含有矛盾，兩相配合，遂使翼贊會不得不實行改組。由上述各節觀之，財界，由官僚政黨之一部，最近似以成立橫斷結合，最值注意者，為該結合並不似政黨等之具有一個組織，而為三者之緊密聯繫，且在國策方面，更與軍部提攜，向「高度國防國家」之建設邁進，不過其底蘊所在，蓋欲獨立字垣。此種結合現在已形成一大勢力。同時在另一方面，右翼大聯合之醞釀，最近亦顯然被促進……」

上面所引的代言人的指摘，當然不免誇張，以至捏造，但大部分是和事實接近的。近衛內閣的領導權的確逐漸落在「現狀維持派」的手裏，有些人甚至說這是「二二六事件」的政治狀況的再現」。對於這，乘國際條件變化而再度作政治進出的軍人法西以及

其他「革新派」當然絕不肯保守沉默，他們在言論上總動員攻擊現狀在行動上則醞釀「右翼大聯合」，有一個「革新派」的代言人甚至在一七七一二號的國民新聞上主張做效「羅馬進軍」，「討伐東京」，於此足見「革新派」的情緒及其暗中的企圖。近衛內閣直面這種內訌還差幾分鐘就要爆發的情勢，不得不舉行「天才人事的」「旋風的」內閣大改造：

(一) 放逐小林一三出閣。

(二) 起用小倉正恆。

(三) 起用現役軍人鈴木中將任企畫院總裁豐田海軍次官任商相。

雖則鈴木「早經離開軍之主流」豐田又係海軍中的穩健人物，但總算軍人直接參加政治，尤其是參加和策畫經濟政策，而重復形成了第一次近衛內閣的「合抱體制」。而「革新派」也由於自身理論以及組織的不完備，對華戰爭的停滯等等條件，而接受了「合抱體制」，「革新派」中堅分子之一的秋永月三在文藝春秋社所召集的座談會裏（十九卷三號），也明白表示戰事的革新，最好儘其可能避免摩擦，日本統治階級的分派鬥爭雖激烈，當在內部條件日益惡化，外部條件日益困難的場合，由階級間的利害立場出發，仍然是會合抱起來。今後，如果日本社會機構起了更大的動搖，對外戰爭陷入更大的不利，則「革新派」主導政權或將以「日本型」的「羅馬進軍」的形式出現，否

這種「合體體制」將要半生半死，不生不死地苟延下去。

四年來的敵情

第二章 經濟

(一) 日本戰時財政的特徵

抗戰以來，已經四年了。這期間中，日本戰時財政的特徵，不外是預算逐年膨脹與公債逐年增大，現先看其預算的膨脹趨勢，如第一表所示：

(一般會計及臨時軍事費歲出預算) (百萬元)

年 度	一般會計	臨時軍事費	合 計
一九三六年度	二、三二七	—	二、三二七
一九三七年度	二、九八一	二、五四〇	五、五二一
一九三八年度	三、五五〇	四、八五〇	八、〇八二
一九三九年度	四、八八二	四、六〇五	八、九五二
一九四〇年度	六、一七二	四、四六〇	一〇、〇三二
一九四一年度	七、九九五	五、八八〇	一三、二〇五

「備致」一九三九年度預算數字，包括了在該年七十五期議會中追加預算，一九四〇年度及四一年度的數字，包括了該年七十六期議會中的追加預算。又

四一年度的臨時軍事費，包括了爲其本年二三兩月份的臨時軍事費追加預算十億圓。再合計是除去了重複計算的數字。

即是其一九三九年度的預算，較之三六年度，增加了三・八倍，而四〇年度，較之三九年度，增加了十億八千萬圓四一年度較四〇年度又增加了三十一億七千三百萬圓。這可見其每年預算，是如何迅速龐大地膨脹着。而該膨脹預算的第一主要特質，當然是軍費的增加，試看第二表，自可瞭然。

(二) 軍事費的增勢

(單位：百萬圓)

	三七年度	三八年度	三九年度	四〇年度	四一年度
一般會計					
軍事費	一、四一二	一、二四七	一、八二七	二、三〇四	二、六二八
臨時軍事費	二、五四〇	四、八五〇	四、六〇五	四、四六〇	五、八八〇
軍事費	三、九五二	六、〇九七	六、四三二	六、七六四	八、五〇八
合庫計	五、五二一	八、〇八二	八、九五二	一〇、〇三二	一三、二〇五
出庫計					
軍事費對歲	七一・六%	七五・四%	七一・八%	六七・九%	七〇・五%
出庫計					
軍事費對歲					
出庫計					
總額的比率					

四年來的敵情

四年來的敵情

三四

這不外是說明了其龐大預算，大部分是用在備辦軍器、軍需品及以此種消耗品的生產爲目的的工場及其他生產設備方面。

至其若斯龐大預算的財源，果從何籌出，首先當然是執行竭澤而漁的增稅政策，是在戰爭發生後，以增加稅收入爲目的，即新設華北事件特別稅，接着在其三八年三九年兩年度中，亦曾實行增稅，迄至去年，更實行稅制的根本改革，斷行大規模的增稅，由其四次的增稅，其預定增收額，在平常年度爲十一億六千一百萬圓。其一般會計歲入預算內容，如第三表所示。

(三)一般會計歲入預算內容 (單位：百萬圓)

經常部	三九年度 四〇年度 四一年度			比較增	增加率(%)
	三九年度	四〇年度	四一年度		
租稅	一九五〇・二二、六〇六・六二、九〇五・三二九八・七				一一・五
印花稅	九〇・七	一〇七・一	一四二・四	三五・三	三三・〇
官業及官有財產收入	三八九・三	四五六・三	五一五・七	五九・四	一三・〇
通信事業會計交納金	八一・五	八一・五	八二・〇	〇・五	〇・六

日本銀行 交納金	一五・七	二七・四	五一・六	二四・五	八九・四
其他	七二・二	八五・三	九三・三	八・〇	九・四

臨時部

租稅	二九七・三	五五七・八	七八五・三	二二七・五	四〇・八
雜收入	六七・八	一三八・一	二七五・九	一三七・八	九九・八
其他	四七・五	五一・八	五一・八	〇・五	一・〇
合計	三、〇二二・三	四、一一一・三	四九〇三・五	七九二・二	一九・三

由上表，足見敵國雖強烈執行了增稅政策，而租稅收入，並不能敷其龐大的歲出，是以發行公債，遂爲其歲出的主要財源，而伴其歲出預算的逐年膨脹，其公債發行額，自亦隨之而增大，其增大趨勢，如第四表所示：

(四)公債發行額定額 (單位：百萬圓)

年 度	一般會計	特別會計	合計	臨時軍事費	總 計
一九三七年度	822.4	143.0	965.4	2,428.8	3,394.2
一九三八年度	1,008.0	166.5	1,174.5	4,453.4	5,628.0

四年來的敵情，

四年來的敵情

三六

一九三九年度	1,727.7	273.6	2,001.4	3,924.4	5,925.4
一九四〇年度	1,906.5	446.5	2,353.0	3,674.0	6,027.0
一九四一年度	3,003.9	593.8	3,597.7	4,974.7	8,572.4

「備攷」四一年度臨時軍事費的預定公債發行額中包括了四〇年度軍事費追加額十億圓的公債財源九億九千七百餘萬圓。

即是公債發行預定額，三八年度較之三七年度，一舉增加了二十二億餘萬圓，其後，三九年度較之三八年度，四〇年較之三九年度的增加額，雖皆不過數億圓，但四一年度較四〇年度的增加額，却又達了二十五億圓以上。自我抗戰軍興以來，其公債發行預定額，竟達百九十四億圓以上。這樣龐大的公債發行預定額，果如何消化當然是成爲歷年來，財政金融上的最主要最嚴重的問題，關於此點，讓下項敘述。

(一)日本戰時金融的動向

日本爲遂行其侵略戰爭，自然人方面需耗費巨額的戰費，他方面並需要巨額的生產擴充資金，是以如何消化公債以供給戰費，如何籌措資金以擴充軍需生產力，便成了日本戰時金融的至上任務。現本着這兩個任務，以檢討其戰爭四年來的金融動向。先從公債的消化方面看來：

自一九二九年以來，日本發行公債已不採取向市場公募的方法，而是由日本銀行把發行的公債，全部暫時承買後，再於適當時機，推銷民間，這因為承受公債的日本銀行本身，具有為公債購買力來源的運貨的直接發行權，是以當其承買公債以後，便把應交付政府的款項，作為政府存款而存在其行內，這政府需要支付必需品費和其他費用時，日本銀行即行使其通貨發行權，用新發行的紙幣給與軍需公司等，使這些紙幣散佈到民間去，作為新的購買力在各處流轉，又聚集到銀行、郵政貯金局、信託公司、生命保險公司信用組合等去，而由這些金融機關用其聚集起來的款，買進去公債。在如此方法下的日本近三年來的公債消化率，如第五表所示：

(五) 公債發行消化率 (單位：百萬圓)

年 度	發 行 額	消 化 額	消化率(%)
一九三八年	四、三三〇	三、七九〇	八七、四
一九三九年	五、二八一	四、七〇九	八九、二
一九四〇年	六、七七一	五、三一五	七八、五

即是日本的公債消化率一九三九年曾到了百分之八九・二，而去年却不過百分之八八・五，已步入了消化困難的狀態中，這若看第六表所示的日本公債期別消化率，更

爲顯著。

(六) 日本公債期別消化率

期別

消化率(%)

一九三九年第一期(一月—三月)

四六・六

第二期(四月—六月)

一一・二・七

第三期(七月—九月)

九六・三

第四期(十月—十二月)

六一・九

一九四〇年第一期(一月—三月)

八二・七

第二期(四月—六月)

一一〇・四

第三期(七月—九月)

九三・六

第四期(十月—十二月)

五一・六

日本發行公債的消化率，既若斯迅速地下落，則其公債的未消化額，自然地隨之而激增，是以其未消化額，一九三八年雖僅五億四千萬圓，一九三九年雖亦不過五億七千二百萬圓，但去年却一躍增加至十四億五千六百萬圓，約增加了三倍。而其結果：不外一方面是日本銀行的公債保有額，隨之增大，他方面，是日本銀行發出的紙幣額，隨之加多，這種現象，由第七表，可以顯然地看出來，同時並可看出來日本戰時的通貨，是

不斷地在加速度的膨脹着。

(七) 日本銀行的國債保有額與紙幣發行額(單位：百萬圓)

國債保有額		紙幣發行額	
一九三七年末(二十五日)	一、一二六	二、三九九	
一九三八年末(三十一日)	、八四一	二、八五五	
一九三九年末(三十日)	二、五九三	三、八一七	
一九四〇年末(二十八日)	四、二四四	四、九三〇	

衆所周知，通貨膨脹，雖可使一般物價，隨之上漲，把人民生活弄痛苦，但若不發展到惡性化時，則由於散佈到民間的資金，能給與萎縮的產業以活力，使其活躍，對於擴充軍需品的生產力，無寧可說是必要的，只是若果發展到惡性化，威脅到人民最低限度的生活，甚至不能刺激生產力的發展的時候，那就會惹起社會的紊亂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破產，是以日本於戰爭開始時，即竭力防止通貨膨脹的惡性化於一九三七年提出四十億圓國民貯蓄運動，一九三八年提出八十億圓國民貯蓄運動，一九三九年提出百億圓國民貯蓄運動，以吸收民間的購買力，而企圖達到「公債↓紙幣↓民間↓貯蓄↓公債」的資金流轉方式，並且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三日，即頒佈了「暴利取締令」，着手抑制物價的

暴漲，其後於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公佈了「物價委員會令」，在中央地方設置物價委員會，而由中央物價委員會規定全國的最高標準價格，再由地方物價委員會，參酌地方實情，予以修正，於七月九日公佈了「物品販賣價格取締規則」，開始確立所謂「公定價格制度」，於八月十日，公佈了「物價調查委員會令」，接着設置了「經濟警察」，担任對於違反者的取締工作，又於一九三九年四月廿七日決定了「物價統制大綱」變過去的個別統制為綜合的物價對策決定以國際物價水準為統制國內物價的基本標準，迄八月三十日，便決定了「物價統制實施要綱」使上述大綱具體化，同時還在 一九三七年，實行了預算節約額一億八千一百萬圓，一九三八年，實行了預算節約額二億五千二百萬圓，以減少其公債的發行額。只是每年的國民貯蓄運動，都未達到預定的數目，而由戰爭的大量消耗物資，使物資和貨幣間均衡的破裂日益擴大，紙幣膨脹的速度超過了生產力增加的速度，迄一九三九年八月末，日本通貨膨脹，已走上了惡性化的階段，并由歐洲戰爭發生後，世界一般物價上漲刺激了日本物價狂漲黑市橫行，於是日本政府乃於九月十八日突然頒佈了「一般物價停止令」，規定以該日的市價為最高限度，禁止物價上漲，並且這期限，不僅限於商品，且及於形成物價的各種費用，禁止物價的各種費用，禁止物價、運費、保管費、保險費、租借費、加工費和工資等的上漲，又於十月十八日，公佈了「地租房租統制令」，「公司職員薪金臨時措置令」，十一月二十八日，召

開了中央物價統制協力會議想用各種統制物價的方法，制止通貨的膨脹，同時還實行了該年度預算節約額二億一千五百萬圓，並且在其金融政策上，自該年秋起，改變了其戰爭以來，一貫的通貨膨脹政策，而採取了緊縮政策，這開始表現在其金融政策上面的，是軍方面的預先付款的減少，日本銀行對於公債推銷的暗中指導及半強制的推銷，與政府改變在物資繳入經驗收後，立刻付款的過去的支付方法，而在戰後，於適當時機付款等。迨至去年，固然還是加緊其國民貯蓄獎勵運動，規定貯蓄目標為百二十億圓，同時並一方面於三月中，再改編其物價對策機構，於內閣內，設置物價對策審議會，於商工省內；設置價格形成中央委員會，以代替中央物價委員會，而加強物價對策的機構表只是其這樣逐步加強物價的結果，雖說在其公定價格下的物價指數，未有驚人的上昇，然而這只是助長了物品黑市的盛行，並且使黑市價格為狀態面上的騰漲這在第八第九表中經濟事件被告人數及物價對物資犯罪人數比例的激增很顯明地反映出來。

(八) 經濟事件被告人數表(東京區裁判所受理)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九年	一九四〇年
一月—十二月	一月—十二月	一月—十一月二十日
一、二四一人	三、六七一人	一二、八一〇人

顯年來的敵情

四年來的融情

四二

(九) 物資物價別犯罪人數表 (東京區裁判所受) 經濟事件中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二月) 一九四〇年(二月—十月)

人 員 比 率 人 員 比 率

物資關係 二、九二一人 八〇% 二、二九〇人 二一%

物價關係 七三一 二〇 八、五三八 七九

合 計 三、六五二 一〇〇 一〇、八二五 一〇〇

他方面就是加緊實行緊縮政策，這由爲其通貨膨脹的指標的日本銀行紙幣發行額，可以顯然地看出來，如第十一表所示。

(十) 日本銀行紙幣月末最高發行額 (單位：百萬圓)

一九三九年	一九四〇年
一月 二、三八四	一月 三、二七七
二月 二、三八九	二月 三、一七七
三月 二、四〇一	三月 三、三一一
四月 二、四一三	四月 三、四六〇

五月	二、二八六	三、四〇五
六月	二、五二二	三、五九七
七月	二、四七六	三、四九三
八月	二、五七九	三、五三二
九月	二、六三三	三、六〇四
十月	二、八〇六	三、七五三
十一月	二、九四六	三、八七四
十二月	三、八一七	四、七七七

還有其政府由增稅吸收郵政儲金及出售米等所收進的資金，迄去年十月底止，較之一九三九年，增加了十五億二千三百萬圓，而這種政府吸收的資金，並未還流到市場去。以此，其市場資金，却因其政府的緊縮政策，而梗塞起來，使金融逐漸趨於緊迫現象。迄去年九月底，已達頂點，同時其自一九三九年夏季起，以生產撤退等形態，開始表現了不景氣徵候的日本產業界，斯時更擴大了其沉滯局面，而加深了其沉滯程度。是以自去年十月起，在金融方面，日本政府又不得不採取緩和政策，當時其政府曾在短期資金市場，放出了五千萬的日拆資金及公司債貸金約九千七百五十萬圓，另外其政府尙從證券交易業手裏收進了三千萬圓的公司債，以及由預金部放出了將近兩億的資金，又對於

自十月到十二月中間計劃發行的公司債，決定由其政府承購二億五千萬圓，同時其政府增加付款與恢復業已停止的預先付款制度等，並且日本銀行亦呼應其政府的金融緩和政策，而於十月發行公債六億圓，十一月發行七億圓公債，兩月間，共計發行了十三億圓公債，就中五億一千九百萬圓，是由日本銀行担負而發行的，其結果，自是爲第十表所示，從十月起，大量地增加了日本銀行紙幣的發行額不過雖其政府資金，大量撒佈到了市場，日本銀行紙幣的流通額，也再急速地膨脹了，然而其這種金融緩和和政策，並未能解善其金融市場，例如：其郵政儲金，在最近一年間，每月平均增加一億數千萬圓，而在十月，僅增加了九千五百萬圓，十一月不過增加了六千七百萬圓，又其全國銀行十月中的活期儲金，活期透支等，倒還減少了。一方面增發紙幣，他方面產業活動愈沉滯，儲金增加低下，貸出市場梗塞，這不外是信用墜落，現金交易擴大，發生了現金滯溜的表現，結局，自然是其通貨膨脹，再被促進了的反映，固然，爲應付此種事態，近衛內閣曾在去年實行了預算節約額六億四千二百萬圓，又於本年一月起實施了根據總動員法成立的「銀行等資金運用令」，對於民間的逆轉資金貸出等，加以限制，並於其本年第七十六屆議會中，通過了國民貯蓄組合法，加強貯蓄運動，以抑制止通貨膨脹的惡性化，但是自去年夏季開始的不景氣局面，還是愈深刻化，在金融方面儲金增加的低下，對於新設事業貸出警戒等現象，依然在地行着，這在第十一表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來。

〔十一〕日本全國銀行的儲金與貸出額

（日本銀行除外）
單位：百萬圓

	儲金額	貸出額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	二八、九八二	一七、四八二
十二月	三一、一九〇	一八、三七一
一九四一年一月	三〇、三三〇	一八、〇七八
二月	三〇、三六七	一八、〇四八
三月	三〇、八六四	一八、一一七

其次，就其生產力與充資金的籌措方面看來：當七七戰事爆發時對日本的生產力已經被盡量利用，沒有什麼休閒的生產設備了，並且那時日本的豪貴市場，幾陷於全滅的狀態，可是其軍需產業的生力產擴充，又不特勢在必行，且更須極力加緊，於是日本政府乃於一九三七年九月十日，公佈了「臨時資金調整法」，一方面統制資金的運用，規定：

（一）凡金融機關及證券承受業者，十萬圓以上的貸出，或有價證券的應募承受，或募集時，須經政府的許可。

（二）五十萬圓以上的公司設立，增加資本，合併等，須經政府的認可。

(三)五十萬圓以上的公司的徵收股本，自己資金的使用或有價證券的自力發行，須經政府的許可，其中自己資金的使用，在十萬圓以上者，亦須經許可。

以抑制資金，不使流到不急要的事業中去，而專集注在軍需產業方面，這種資金運用上的統制，其後曾逐步加強，於一九三八年八月八日，又將該資金調整法中的須經許可的限額降低，把(一)項中的十萬圓改為五萬圓，(二)項中的五十萬圓改為二十五萬圓(三)項中的自己資金的使用限度，改十萬圓為五萬圓，使金融機關的自由運動資金的餘地，更趨於狹小，同時在一九三九年歐戰勃發後，由於原料輸入困難，勞動力不足，運轉資金窮困，其政府對於認可許可的方針，亦與物資統制相配合，而更加嚴格，這由其根據「資金調整法」，對於申請事項中，不許可不認可的件數及金額可以很顯然地看出來。如第十三表所示：

(十三)根據調整法不認可不許可的件數與金額表

	件數	金 額
一九三七年中	二一	五七・八九七
一九三八年	一〇	七・四二三
第一期		

四年來的政情

四八

日本興業銀行得在「日本興業銀行法」第十二條以外，發行五億圓興業債券。日本政府保證其不利的償付，並得以其所持債券及所放借款作抵，另外發行債券，特別會社的金庫金，得應用於興業銀行債券。此外政府命令日本興業銀行以收入金二億圓為限，發行無記名的貯蓄債券，券面金額限於二十圓以下，償還時附以鉅大獎金，以國債券交付。

這因為日本的生產力擴充資金的供給，原來幾完全由興業銀行一手承辦，即是以興業銀行為其擴充生產力的中心機關，是以興業銀行為其集中全國資金的樞樞。只是伴着戰爭的延長，擴充生產力的要求，愈益迫切，所需要的資金，亦更浩繁，單靠興業銀行的通融資金，自不能完成這種供給的任務，是以政府機關，每年會直接承購與買進了相當巨額的公司債券，計在一九三八年，承購了六億六千萬圓，一九三九年承購了三億七千二百萬圓，去年約承購了八億圓。此外在一九三九年三月末，開始發動了總動員法第十一條及公佈了公司利益配給與資金通融法，對於特種事業，強迫其特別金融機關如正金銀行、興業銀行、勸業銀行等通融資金，並在該年四月二十二日，改正了「資金調整法」，將興業債券的發行限度，自五百圓擴大到十億圓，而這種興業債券發行限度的擴大，在其本年第七十六屆議會中，又會通過，增加至二十億圓。再本年一月起，實施了銀行等資金運用令，對於金融機關資金的運用，實行高度統制，現在正設法

想把壟制融資的命令，適用於其特別金融機關以外的一切民間金融機關，使民間金融機關的資金，都放在政府的支配下面，作更高度的金融統制。只是當去年日本政府發表將實施資金通融令時，許多金融機關的存款者，害怕自己的存款，被命令去作自己不願意的投資，開始提取存款，逼着金融當局聲明資金通融令不適用於存款，以迄今後縱其可以實現更高度的金融統制，然而定要助長其金融上的不安，何況其金融界對於此種更高度的金融統制政策，依然是抱着不支持的態度，故此種金融政策的前途，仍不免是困難叢生。

(三) 日本戰時產業的剖視

日本產業構成的重心，原來是置在和平產業上，這是衆人周知的事實。惟自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日本極力擴充軍備，因而感到生產力的不足，所以擴充生產力，成了自廣田內閣以來的重要國策，而所謂擴充生產力，就是擴充軍需產業，他方面，即是意味着犧牲和平產業，於是以和平產業爲重心的日本產業構成，遂逐漸移轉到以軍需產業爲重心了，這種產業重心的移轉，迄七七戰爭發生爲止，已經是顯然地達到了相當的程度，而在七七戰爭發生後，由於日本對於軍備，更加緊擴充，對於生產力，更加强擴張，實行產業的重點主義，公佈「臨時資金調整法」及「輸出入品臨時措置法」，從資金與

四年來的敵情

物資兩方面，極力抑制非軍事的物資的消費，以致和平產業，一方面苦於資金缺乏，一方面苦於原料不足，遂益萎縮，而其產業構成的重心，便以一日千里之勢，更迅速地移轉到了軍需產業方面。這種移轉狀態，在第十三表所示的各種工業生產額及對整個生產額的百分比上，很顯明地可以看出來。

(十三) 工業生產額及對其整個生產額的百分比

年	度	幼	織	金	業	屬
一九二九年	三、二一〇	四一、四	二、一七三	三六、五	一、九六六	二、二一〇
三〇年	二、一七三	三六、五	一、九六六	二、二一〇	二、二一〇	二、二一〇
三一年	一、九六六	三七、三	二、二一〇	二、二一〇	二、二一〇	二、二一〇
三二年	二、二一〇	三七、三	二、二一〇	二、二一〇	二、二一〇	二、二一〇
三三年	二、九一四	二七、〇	二、九一四	二、九一四	二、九一四	二、九一四
三四年	三、一六七	三三、七	三、一六七	三、一六七	三、一六七	三、一六七
三五年	三、三五二	三〇、九	三、三五二	三、三五二	三、三五二	三、三五二
三六年	三、五五四	二九、八	三、五五四	三、五五四	三、五五四	三、五五四
三七年	四、二四五	二五、八	四、二四五	四、二四五	四、二四五	四、二四五
三八年	四、三〇	二一、四	四、三〇	四、三〇	四、三〇	四、三〇
三九年	四、七九九	一九、七	四、七九九	四、七九九	四、七九九	四、七九九

四年來的敵情

[illegible]

「備考」瓦斯及電氣設備是其副產品的生產額。由於這種重心轉移的迅速，可是在戰爭發生後，其對於和平產業，是如何盡量地壓縮，對於軍需產業，是如何加緊地擴充了。迄至去年，尤其在近衛內閣再出現以後，這

種壓縮和平產業，擴充軍需產業的趨勢，更是愈甚，因在三國同盟成立以後，倭寇國際環境，益趨險惡，軍需資源的輸入，愈加困難，於是只得大聲疾呼：「建設高度國防國家」，以「公益優先」為口號，而加緊逼迫其產業的再編成，而徹底變化其產業的重點主義，這種現象，在其近年來計劃資本之推移上，很充分地反映出來了。其計劃資本的推移狀態，如第十四表所示。

(十四) 日本計劃資本推移表 (單位：百萬元)

年 度	新設資本	增加資本	公司債券	合 計
一九三六年	一、〇九七 (三六・六)	一二七七 (四・六)	六一三 (二〇・六)	二、九九二 (一〇〇)
三七年	二、四四六 (三九・九)	二、八九〇 (四七・三)	七八六 (一二・八)	六、一二三 (一〇〇)
三八年	二、〇四五 (四〇・九)	一九五一 (三九・〇)	一、〇〇四 (二〇・一)	五、〇〇〇 (一〇〇)
三九年	三、二八〇 (五〇・三)	一八三八 (三九・〇)	一、四一五 (二一・七)	六、五三二 (一〇〇)
四〇年	一、二五〇 (二一・三)	二、四四〇 (四一・七)	二、一六七 (三五・九)	五、八五二 (一〇〇)

四年來的敵情

「備考」括弧內，是其各對於該年度總額的百分比。

由上表，可是其一九四〇年度的計劃資本，較之前年度，減少了六億八千一百萬圓，而其減少的原因，並不在於增加資本及公司債券方面的減少，反之，這兩方面，皆有增加，而是其新設資本，僅達十二億五千萬圓，較之一九三九年度，減少了二十億三千萬圓，幾只達前年度的三分之一，這自然不外是其擴充計劃，已集中於已有優秀生產能力的大公司的表現，即是其產業，重點主義，愈加徹底地強化的反映。

日本的產業，既若斯逐步地徹底地趨向於絕對的重商主義則其生產率的動向如何？若依東洋經濟新報社生產指數的調查，如第十五表，第十六表所示：

(十五)日本工業業年別生產指數調查表(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平均) 一〇〇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九年
總平均	一四八・八	一六七・三	一七三・〇	一八〇・八
消費財平均	一二五・三	一三六・五	一二五・一	一二一・四
纖維工業	一二七・五	一二九・六	一二四・六	一二七・九
製紙業	一三四・一	一五六・四	一四三・〇	一四八・二

食料工業	一一二・〇	一一三・六	一一四・三	一一一・七
生産平均	一七一・五	一九七・九	二二〇・四	二三九・七
化學工業	一九二・五	二二〇・五	二二七・五	二二五・一
窯業	一三二・三	一四九・二	一三〇・三	一六七・二
鉄鋼鑄造	二〇九・五	二五二・九	二九五・〇	二九三・四
電氣瓦斯	一四〇・四	一五三・〇	一六七・五	一四四・四
鑛業	一三七・八	一五〇・〇	一五九・五	一六四・五

(十六) 日本工業月別生産指數調査表

(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三年)
平均一〇〇

1939年

總平均消費財總生産指數	總平均工業指數	食料工業指數	生産財工業指數	化學工業指數	鉄鋼鑄造及電氣瓦斯業指數	鑛業指數				
1939年										
4月 179.9	116.7	115.5	146.5	108.5	241.8	216.1	130.2	342.3	173.6	163.7
8月 189.5	124.3	122.7	152.2	118.7	254.2	241.6	111.7	365.7	160.4	166.2

四年來的敵情

五六

9 月	185.8	124.7	118.9	152.9	137.7	246.3	221.7	116.3	348.7	111.2	166.4
10 月	176.5	121.2	116.8	151.3	126.8	231.4	203.3	90.1*	286.1*	114.1	162.1
11 月	172.4	113.1	104.6	147.2	135.2	230.6	212.1	98.5	281.2	139.0	164.9
12 月	174.3	116.6	113.6	146.6	116.2	231.5	200.8	112.4	280.5	133.8	173.9

1940年

1 月	169.4	106.6	102.2	144.0	109.4	231.6	191.6	103.0	284.0	138.4	167.6
2 月	163.9	106.1	102.6	137.5	107.5	221.2	206.3	133.5	259.3	158.5	169.2
3 月	173.8	120.7	121.5	154.9	101.8	226.4	222.5	105.6	274.6	145.4	159.6
4 月	171.9	107.6	110.3	147.4	77.8	235.7	204.8	105.2	286.2	162.3	171.4
5 月	176.3	111.5	117.3	140.4	72.8	240.6	206.2	103.0	195.0	162.4	170.2
6 月	173.4	101.9	102.8	137.9	81.8	244.3	218.6	106.7	301.2	167.1	165.5
7 月	181.3	108.9	110.8	151.6	81.4	253.0	206.1	110.6	314.8	160.7	172.5
8 月	178.5	102.7	105.7	141.2	72.4	253.5	226.3	113.6	312.9	169.2	171.2
9 月	191.9	110.7	109.8	144.8	99.6	272.3	239.2	112.2	341.5	172.5	176.2

「備考」* 即一九三九年十月以降電氣業自電氣瓦斯業分離，而編入於鐵鋼機械業內。

械業內。

由第十五表，可見其消費計平均指數以一九三七年的二三六·五為最高點，自後逐年低下，一九三九年與該年相較，低下了百分之三一·一，若就其內容看來，則纖維工業的低下率最大，低下了百分之二五·五，次為製紙業減低了百分之五·二，糧食料工業，增加了百分之七·一，這當然因為自戰爭發生以來，根據其「資金調整法」，對於這種事業設備的新設擴張改良的資金撥下，除了「三」事業的代用品產業等急需的事業外，幾完全不許可的緣故。而其生產財的生產指數逐年增大，一九三九年較之一九三八年，增大百分之八·七，較之一九三七年，增大百分之二一·一，這自然是因為倭寇每年軍事費總額中，有巨額成了這種生產財部門的購買力，（據東京經濟社會估計：至少一九三七年達二十八億圓，一九三八年達三十六億圓，一九三九年四十五億圓）。及為擴充生產力，許可對此種部門，投下巨大資金，計一九三七年九月至十二月為止，達十三億圓，一九三八年，達二十八億圓，一九三九年達四十二億圓，以促進其生產增大的緣故。只是若就第十六表看來，其工礦業生產指數，以一九三九年八月為最高點，九月以後，已開始傾向低下，這固然是由於在（二）項中，曾經敘述過的金融梗塞關係，而其最大原因，還是在戰爭以來，為確保軍需資材及輸出用原料的輸入與積極振興輸出而頒佈了如下的許多貿易振興法令：

（一）輸出入品等臨時措置法：限制乃至禁止不急不要物資的輸入，並限制乃至禁

止如棉製品等輸出用物資的國內使用。

(二) 擴大輸出補償制度：擴大從來實施的輸出補償制度，實施輸出資金及輸出品製造資金的前付損失補償制度。

(三) 設置外匯基金制度：爲圓圓滑輸出用原料的輸入資金，自日本銀行正貨準備內，提出三億圓，設置外匯基金制度，以爲回轉資金，而振興輸出。

(四) 設置輸出原料公司：於六大都市設置半官半民公司，以圖原料輸入及金融的便利。

(五) 強化匯兌管理：減低輸入匯兌許可限度，動員外國證券，在外資金集中匯兌於正金、日銀兩行，並限制團體內地域內通貨輸出入等。

(六) 強化金政策：提高金收買價格，實行日本銀行保有金估價變更，公布由產金法的產金業許可制，強制增產命令，金使用限制，強制收買規定，設立日本產金振興公司，動員退職金，實施增產獎勵金制度等。並於一九三七年輸送現金八億六千萬圓，三八年六億六千萬圓，以爲貿易決算之用。(三八年以後的每年現金輸送額，未曾發表)。

只是其每年貿易，依然萎縮不振，雖說表面上有增加，但都是不能獲得外匯的對圓集團地域貿易的增加與由單價上漲而增加，在數量上，無寧是逐年趨於減少，這由日本

政府自去年九月以後，停止發表貿易數字一覽看來，自可推知，即由第十七表第十八表亦可看出。

(十七) 日本對國集團及第三國貿易額(單位百萬圓)

	輸 出		輸 入		出 入(△)超
	國集團	第三國	國集團	第三國	
一九三七年	九〇〇	二、四一八	五四七	三、四〇七	△九八九
一九三八年	一、三三五	一、五三九	六七二	二、二六二	△六二三
一九三九年	二〇七八	一、八五〇	八一八	二、三〇九	△四五六
一九四〇年	一、四六二	一、二八二	五七一	一九二二	△六三九
(一九四一年)	(一、三三二)	(一、二二三)	(五〇三)	(一、六五九)	△四三六〇

四年來的敵情

六〇

「備致」括弧內是其一九三九年一月九月的貿易數字

(十八) 日本月別貿易輸出入額 (包括朝鮮、台灣南洋羣島單位百萬圓)

輸出

一九四〇年

比前年同期
增減額

增減率(%)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合計
二二六	三一四	三六八	三五二	四〇二	三四四	三三九	三一七	二七七	三一六	三三〇	三五二	三、九七二
										(一)	(一)	
五九	八四	八四	一〇二	五八	一三	一四	五九	一〇五	三五	五七	一八	三九
三三・七	三六・六	二九・七	四一・〇	一六・八	四・二	四・一	一五・九	二七・六	一〇・〇	一四・九	二五・六	一・〇

(一)

「輸入」

一月	二七九	四六	三〇・一
二月	三三一	〇七	二七・一
三月	三七九	七九	三四・八
四月	二九六	七五	二四・二
五月	三〇〇	九	三一
六月	二六七	一六	五・八
七月	二八一	一八	六・八
八月	二八六	四〇	一六・三
九月	二八一	六二	二八・五
十月	三一四	六七	二七・四
十一月	三〇八	七九	三四・七
十二月	三七九	四八	一四・五
合計	三、七〇九	五八一	一八・六

「備攷」這是在其本年第七十六屆議會中，發表的包括了朝鮮台灣南洋的外國貿易的月別統計，在此統計中，雖不能判明其對圓集團與第三國貿易的區別，但由自去

四年來的敵情

六二

年九月至十二月為止的貿易推移，亦可見在三國同盟成立後，其貿易上，已發生顯著的變化。

倭寇貿易萎縮不振的結果，自然會招致生產指數的低下。此外還有勞動力不足問題，也是一個原因，因為在戰爭中，需要大批壯丁上戰場去，於是在勞動力上，不得不發生質的變化，而增加無經驗的少年女子勞動者的雇用，這由第十九表，很可以看出來。

(十九) 一九三九年十月日本女子就業人員指數表

總數	二十歲以下	二十歲以上
	一〇四	一〇三
窯業土石加工業	一〇三	一一一
金屬工業	一七〇	一六〇
機械器具工業	二四五	二四二
造船工業	三八四	三四三
運輸用具製造工業	一九三	一七七
精巧工業	一九三	一七七

化學工業	一二〇	一三二	一一二
紡織工業	八三	八七	七六
被服製造業	一〇一	九八	一〇五
紙工業	一二六	一四一	九六
印刷工業	一九〇	二三〇	一七〇
皮革類工業	一九〇	二三〇	一七〇
木竹草藤類製造業	一〇五	一〇四	一〇五
飲食材料製品	一一八	一二八	一一〇
瓦斯電氣業	一六九	四四〇	一六六
水道電氣業	一六〇	一五三	一六六
其他工業	一六〇	一五三	一六六

「備考」一九三七年七月一〇〇

四年來的敵情

四年來的敵情

六四

女子勞働者の雇用増加，自足以惹起工作忙迫，而致其生產指數低下。當以上的三個問題，未得解決而有好轉時，雖然去年九月生產指數，曾大有好轉，也不過是一時的偶然現象，所以東洋經濟新報社（見東洋經濟第一九五號）對於這個現象，曾如此解釋說：「一九三九年九月曾達着未曾有的電力飢饉，而去年九月，則沒有這不幸的事」。這不外是暗示着說：「倘前年九月沒有達着電力飢饉，則該月的生產指數，自不會較去年九月爲低」。又該社（見東洋經濟第一九六七號）更率直地說：「去年九月的生產增加，不能預想其在十月以後，還可繼續，因爲勞力的不足，已是喫緊的問題，何況原料資材的不足，在最近的將來，總不能免的」。在日本人本身，尙且作如斯觀，則其去年九月以後的生產指數，雖尙未發表，自不難推知其必依然在低下的一途中進行着。

綜觀上述各項，可見日本戰時經濟，已是危機四伏，執行通貨膨脹政策而通貨膨脹政策碰壁，執行緊縮政策，而緊縮政策也碰壁，於是只得再向通貨膨脹政策的道途上邁進着，同時物價狂漲，貿易不振，而其產業生產又日益低下，這種現象，不外是其經濟瀕於破產的前奏曲。

（完）

第三章 外交

一、四年來外交概觀

「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這是所謂大陸政策的主幹，是以大陸政策，是征服世界的基調，是日本侵略中國的一貫陰謀，也是日本資本主義的必然進路。日本的外交政策，就是根據這個一定的必然的條件，以爲出發。在姿態和技術上，儘管它有幣原的「經濟外交」，內田的「焦土外交」廣田的「協和外交」，有吉的「水島外交」以及佐藤的「互惠外交」等等花樣，可是我們祇要一看田中奏章，天羽聲明，以及多田聲明的內容，誰都可以明白認識，日本政策，始終是一貫的，以侵略中國爲最大目標，運用它各色各樣的外交技巧，利用各國國際間的矛盾對立的微妙複雜關係，而來貫徹它的大陸侵略政策。我們要檢討日本外交，當然也均以此爲基點。

九一八事變，是大陸政策的武力推動，而「七七」事變，可以說是武力侵略中國的更進一步，侵略中國的結果，必然地要排除英美，它在這一時期的外交，就是藉軸心的參加牽制英蘇，而以「反蘇」爲號召向各國伸出誘惑的魔手。它每每想藉「反蘇」的號召，想來緩和或沖淡其與各國間的緊張局面。在中日開戰前，它爲了要強迫中國去承認侵華

「三原則」，它就與德國去締結防共協定，以圖直接威脅我國，間接牽制英蘇；開戰後，它爲了減輕英國的對華發言，就利用地中海情勢的惡化，匆匆地邀請義大利來參加防共協定。後來，它因國際情勢，日趨不利，又曾，引起了張鼓峯和諾蒙坎兩次事件，雖然損兵折將，大吃苦頭，然其初心實想向國際一顯身手，表明它是「反蘇」先鋒，藉使其他國家，對它在亞洲的蠢動，作某種程度的讓步，不過，它有時覺得，單單「反蘇」，還是不夠，於是又來弄一套「軸心強化」的玄虛；「反蘇」之於世界，似乎能引人入勝，而強化軸心，則似可能令人有大難將臨的恐怖之感。這在質的方面講，總脫不了「詐」與「嚇」的範疇。它賣弄着這樣「詐」與「嚇」的外交，無非想逼使英美向它妥協，俾能在東亞取得絕對的優勢。但它在逼使英美向它妥協的工作中，對英美也故爲軒輊，即對英態度強橫，對美態度軟弱，以圖打散英美的聯合，而使各個擊破。到了米內內閣，當時英國對於日本，雖暫時表示了妥協和讓步，如天津存銀問題，及滇緬路禁運問題等等，都給與了日本相當的滿足；可是美國的態度，則日趨強硬，去年一月廿五日的日美通商條約的廢棄，就是壓迫日本的有力手段。因此，日本一部份以爲要美國對之協妥，打破外交的僵局，得更強化軸心，同時看着德國在歐洲的勝利，如五六月間的荷比的覆亡，巴黎的失陷，——當然也有趨炎附勢的卑鄙心理在作祟三國軍事同盟的呼聲，於是又復高唱入雲了。在米內內閣的末期，因着軍人法西斯勢力的壓迫，不得不發出有田的東亞

自主確立宣言，暗示了日本外交的轉換，但對於平沼內閣經七十次會議而均未得結果的三國軍事同盟，米內也還照舊遲徊却步，因而激怒了軍部，米內便由畑俊相的「請其善處」，而於七月十六日慘然掛冠以去。近衛重作馮婦後，第一着，便將「東亞新秩序」，加上了個「大」字，表示着南進，接着又在九月成立了擾攘經年的三國軍事同盟，作為對英美的要挾。然而，也許可以說是幸吧，英美不但沒有被嚇倒，反促使英美對遠東採取了積極的態度，滇緬路的解禁，對華借款的成立，美國對日禁輸範圍的擴大與強化，英美荷澳的聯防等等，都是三國同盟成立以後的事。至此，其外交環境，愈弄愈糟，簡直無法收拾。於是就想出了松岡赴歐看看風色的妙法，結果他帶回了蘇日中立條約。這一舉動，無非教唆其盟兄的德國，由「反蘇」走向聯蘇之路，而向英美暗示：如果日本被逼得走頭無路，真的要在太平洋動手了。其實，蘇日中立條約成立後，是否即能認為已具備了南進的條件，日本國內的保守派與急進派的意見對立，也極尖銳。南洋的攫取，日本存心已久，但只要英美在太平洋上有嚴密的準備，中國的抗戰力量，日趨強大，以及其他國際環境，不利於它武力南進的時候，恐怕它就不敢再在海上來冒險。

以上簡述了中國抗戰四年來的日本外交的大概，我們由這裏，可以將日本近四年來的外交，分作兩期：第一期是運用軸心的參加和反蘇，來要挾和誘惑英美；後一期，則

以軸心的強化和聯蘇，來恫嚇英美。當然，這都是爲着要解決中國事變。以下擬分述日本在四年來的外交動態，予以上的論議以事實的證明。

二、軸心的參加和反蘇的運用

日本政情杌隉不安，其淵源已遠在九一八事變後，因其右翼革新勢力，從此即日漸囂張，以致其國內各派別之對立，極端尖銳，長此以往，勢將不可收拾。於是近衛以各方推戴，乃於民國廿六年六月繼林銑十郎之後而組閣。近衛內閣的重大使命凡三：第一，爲負責收拾歷年由軍部及右翼團體所引起之對立相尅，其次，則爲政治之革新，第三，爲順應國內之一部要求，而欲徐圖破壞當時之國際現狀。不料近衛組閣後，甫經一月，蘆溝橋事變，即行爆發。當時近衛一面固亦表示對於該事件之「現地解決及不擴大方針」，但同時於內政方面，則亦非不欲藉事變，而圖解決清國內的相尅。當時它的外交方針，當然原則上是一貫地要驅逐英美勢力於東亞之外，但爲着價廉物美的成功，對各國採取了較爲溫和妥協的態度，事變後的七八兩月間，一方面它發表着不擴大的方針，同時并聲明尊重列國在華的權益和門戶開放。接着又於十月派遣國民使節，分赴各國，鼓其如簧之舌，冀以淆惑視聽，當然也帶有「打診」各國動態的使命，自不待言。十一月它又匆匆邀請義大利參加防共協定，以圖挾以自重，并藉以表示它是東亞防止赤化的

先鋒。

可是日本對於列強，有時雖然披上了妥協的外衣，其於英美的態度，則有霄壤之別。這就因為它看透了自第一次歐戰以來，英國在遠東的態度已不是急進的而是趨向於保守，同時也爲的要拆散英美在遠東將一致，所以在中日戰爭發生後不久的八月廿六日，它對於駐華英大使許格森在東滬途中，被日機掃射案件，都敢於狡賴；對於十二月十二日，差不多是同時發生的美國巴納號與英國聖虫號兩艦被轟炸的事件，它也敢於差別處理。

在這一時期，對華侵略，是以積極的軍事進攻爲主，以陰謀政治的分化爲從，「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傀儡組織，便在這時產生（十二月十四日），想壓迫我們屈服，以爲可以「速戰速決」。這由於它們起初以爲戰爭可止於華北，稱之爲「華北事件」，事件費也只預計數千萬元的上面很明顯地可以看出，它們估計錯了中國的實情，根本沒有準備長期作戰。及至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淪陷後，日本滿以爲我們可以屈服，同時它們也自覺損失過重，不堪繼續延長戰爭於是就懇托德國向我誘和。十二月末駐華德大使陶德曼所提出的：一、中國放棄抗日「滿」政策，並進而對日「滿」兩國之防共政策，予以協力；二、於所指定地域，設立非武裝地帶，并於該地方成立特殊機構；三、中日「滿」三國間締結密切的經濟協定；四、中國對日本予以所需要的賠償等的那樣極橫

變極滑稽的條件，想必國人記憶猶新。其結果當然失敗，日本乃惱羞成怒，遂於廿七年一月十六日宣布「不以國府爲對手」的聲明。自此以後，除於軍事加緊侵略我國外，並於三月廿八日於南京成立了傀儡組織（維新政府）。當時日本在外交方面，以其內部意見紛歧，軍人法西斯勢力，於外交復橫加干涉，竟無略何重要措施，此在其七十三屆議會中，當時外相廣田等議員西岡亦稱：「近來外交在各方均無進展，殊覺遺憾」到了五月廿六日，近衛內閣改組，由宇垣担任外相，其外交始稍形活躍。

宇垣的任務，對內固在求外交的一元化，而對外實欲藉彼溫和之假面，直接的求日本與英美的接近，間接的拆開我國與各國之友好關係。所以并且向我誘和及活用德義日防共協定的精神，來強化在華地位。宇垣就任後不久，對華有六月九日外務省發言人對一月十六日聲明謂「并非否認國府之合法性」的解釋，六月十七日宇垣「荷中國局勢有重要變更時，則日本自有重新考慮其態度之必要」，及「對於第三國之調停，當充分檢討其動機及性質」等的談話，以及六月十八日南北傀儡組織的停戰呼聲等等，在進行原定軍事計劃外，極力用政治的誘惑，希圖我方屈服，結束戰爭。可是當時陸相板垣的七月一日的廣播中，以極力抨擊和平空氣，謂「非打倒國府，無和平可言」；七月三日土肥原在被召回國途中，也曾發表談話，響應板垣力主「磨擦到底」。這裏說明了日本的外交，依然不能一元化，外務省與軍部的代表，依然站在對立的立場，其內部的矛盾

，依然是在發展，其次，對於宇垣的對我誘惑，在七月三日我最高當局的談話中，已經粉粹了敵人的迷夢。它的政治的誘惑，既經內外雙方的夾擊，於是七月七日，近衛復有重申「不認國府爲對手」的談話。

對英，自宇垣就任後，東京的英日外交人員，就很活動，宇垣與克萊琪自七月廿六日即開始舉行談話，其內容據推測，大致不外以經濟的利益，誘惑英國，以蘇聯援華的政治意義，恐嚇英國，也許會表示，視條件的如何，願接受英國對中日的調停，來拆散中英，離間英蘇，求英日的接近，宇垣對美，仍舊繼承廣田的討好主義，例如滬江大學交還等等，就是明證。它爲着在宇垣克萊琪的會談中，取得英國的重大讓步，特先用苦肉計，在七月十二日對蘇引起了張鼓峯事件。只可惜犧牲了那樣大的本錢，不但宇垣克萊琪的會談，一無所獲，宇垣反遭到了軍部法西斯的猛烈的攻擊，終致宇垣不得不於九月卅日悄然離職。此後近衛更不敢不俯首受命於軍部，十一月三日，遂有所謂「東亞新經濟建設」的宣言，而英國亦以此覺對日妥協之非計，美國亦認非加強我國抗戰力量，無以戢其野心，於是對日益形疏遠，終於年末，英美都分別對華成立了一千萬鎊及二千五百萬美元的借款。近衛至此，既覺事變的結束，遙遙無期，軍人的跋扈囂張，無法制止，而外交陷於四面楚歌的境地，乃於十二月廿二日發表所謂「近衛聲明」，作爲近衛內閣的歸終之舉。其要點，大致是：一、中國對「滿洲國」條交；二、締結中日防共協

定，并在該協定有效期間，於特地點承認日軍的防共駐屯；三、以內蒙爲特殊防共地域；四、日本雖不實行經濟的獨立，但須本中日平等的原則，承認日人於中國內地有居住營業的自由，藉以促進兩國國民的經濟利益，而於華北及內蒙，關於資源的開發，對日本尤應予積極的方便；五、不要求領土的割讓及損失的賠償等等。這當然是侵略中國野心的總暴露，我最高統帥已予以嚴正的駁斥。

民國廿八年一月，平沼繼近衛組閣，它對內是想藉「多元妥協政治」，來討好各方，來緩和名派的磨擦，外交仍以反蘇爲煙幕，企圖淆惑國際視聽，并加強了反英法政策。

因爲當時歐洲多事，英法在遠東，採取了妥協的態度，自然多方壓迫英法，既不致惹大亂子，又可相當滿足少壯軍人締結三國軍事同盟的要求，還可懷奪一些英法在中國之權利。二月十日，它就佔了海南島，四月十八日，它又非法合併了新南羣島（這雖直接佔了我領土，但間接亦是威脅英法）四月十六日封鎖了天津英租界。由租界問題遂引起了七月的東京會談，起初英國態度非常軟弱，當英日初步協定成功時，平沼有田方自慶這是它們天好的外交傑作。不圖好事多磨美國案於七月廿六日通告廢棄美日商約，這一來，英國到了，在東京進行的英日談判漏淺了。

一方面，它利用英法對蘇當時外交關係的不圓滿（莫洛托夫拒絕締結英法蘇三國互

助協定），爲着促使英國對之讓步，遂又於五月惹起了諾蒙坎事件（其少壯軍人想藉此以便加入德義同盟，當然也是引起事件的原因之一），結果，大吃苦頭如前述。

對於侵華方策，則以軍事與政治并行，仍以近衛內閣的速和速決的企圖爲中心。平沼內閣時代即開始唆使汪逆精衛作僞中央政權樹立的運動，平沼於七七的談話中，公然支持汪逆，替它持場。結果因喜多，土肥原，王逆（華北）和和知，梁逆（南京）等的多方阻撓，致終平沼之任，僞中央政權的樹立，未能實現。

日本法西斯分子，老早就認爲德義軍事同盟的參加，是「獨霸東亞」的寶刀，都一致主張無條件地即時加入，他們認爲這樣才能牽制英蘇對日的「壓迫」，可以大胆地驅逐英法勢力到遠東以外。因之不僅是可以結束「支那事變」還能獨霸東亞。平沼上台時，軍部就以參加德義軍事同盟爲條件，才支持平沼。可是平沼顧慮了現狀維持派的關係，始終主張有條件地參加德義軍事同盟，以避免爲德義利用。日本爲了這個問題，爭執數月，即在各派相持不下的期間的八月末，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便成立了，這於日本，真不啻青天霹靂！它們本藉防共協定，強化軸心和反蘇，相互爲用，今則防共協定，成了廢紙，日本便陷於如上次歐戰時德國那樣孤立無援之境！於是這個四面觸礁的「平沼丸」，便以「白紙還元」而再也走頭無路了！

阿部本來是以所謂「八面玲瓏」式的協調性格著稱，爲着統合和緩和其國內各派的

對立阿部出而組閣，似乎是非常適宜，因而阿部便於八月卅日袍笏登場了。

阿部上台後，第二次大戰，便馬上爆發，因想從速拔出侵華泥足，來向大戰投機，以實現大戰的「神風」能帶來些光明的美夢，所以它就更不能不以「處理中國事變」，作為一切內外政策的核心。經過了我軍兩年來英勇的抵抗，使它在軍事上受着極大的打擊，因此阿部內閣的對華侵略方策，是政治陰謀比較積極，軍事侵略比較消極。

近衛內閣，平沼內閣的速和速決的企圖，是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動搖我抗戰陣營，另一方面是扶植傀儡組織，關於前者，它們費盡了心機，只鉤上了一個烏龜汪逆精衛，而我抗戰陣營，反益堅強，阿部內閣以此為前車之鑑，它是集中力量於後者，扶植偽中央政權。關於扶植偽中央政權的佈置，第一便是新設所謂「派遣軍總司令部」（九月十二日），以西尾壽造為總司令，以板垣征四郎為總參謀長，統轄在華的各部隊，直接是圖消滅駐華軍人因地域不同而產生派別，間接也就是阻止各地駐軍與傀儡組織互相勾結，來排擊偽中央政權的扶植運動；第二是驅使王逆克敏梁逆鴻志與汪逆會談，並命令汪逆不得以黨派歧視，須與黨外合作，要把它們拉攏來組織偽政府。不過，也因軍部意見分歧，偽府組織未能如期實現。

對英美各國的外交，也是集中於「處理中國事變」。最初是乘歐戰的爆發，發表了其所謂「不介入」政策。九月五日外次澤田向各交戰國代表致通知書，並要求各交戰國

對任何足與日本在華發生磨擦之各因素，加以避免。其主要的用意，就是叫英法先則撤退在華駐軍，繼則放棄一切在華權益。試看阿部於九月參拜伊勢神宮時，發表時局談話，曾說：「最近頗有人主張歐戰爆發之機會，一掃在東亞之各種勢力，從速完成事變之處理，惟帝國政府仍基於道義之一貫主張，而向自主之途邁進，如對方建設東亞新秩序加以協力，當不予以拒絕，日美關係以及對英法關係，均擬沿此根本方針而進行處理之」。這很顯然的是一種恫嚇，不過它不敢即刻用軍事方式驅逐英法勢力於中國之外所與一二談什麼基於道義之一貫主張，一面趁火打劫——置偽警署於滬越界築路區，並唆使偽組織要求移交特區法院。

日本對於蘇聯，骨子裏並未放棄它進攻西伯利亞的企圖，但在當前，是惟「裝着笑臉，作一時的屈膝」。當日本知道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成立，就有意用外交方式解決諾蒙坎事件，到阿部上台之後，更是加緊進行，終於九月十六日成立了停戰協定。從這時起，就國際形勢看，它很有追隨希特勒之後而和蘇聯來攜手的可能，不過侵華烟幕將因此消失，這未免令它躊躇。

美國對於日本，始終未曾放鬆，而且她對遠東的態度，是隨着日本侵略的瘋狂而日益堅決，日益強硬。當日本在壓迫英國作東京會談時，她對日通告美日商約的廢止，當大戰爆發英法無暇東顧而日本又要猖獗時，她把海軍集中於太平洋，飛機調到馬尼刺。

可是日本對此，表面上不但不敢有憤慨的表示，反於九月廿五日起用親美色彩相當濃厚的野村吉三卿爲外相，從其嫺熟的外交，這當然因着蘇聯協定，既使「防共軸心」的日本外交宣告破產，而俄國的堅持抗戰，及美蘇的牽制，逼得它不能向大戰投機，所以它不得不一面企圖緩和對美蘇衝突，一面以全力來解決「中國事變」。其對美外交在實施上，就是運動格魯大使的回任，以誘致格魯的會談，無非是要和美國締結新的商約。十一月三日，野村即開始與格魯會談，開放長江和珠江，固未實現，美日新商約的締結，也終遭格魯拒絕，美日會談，又算虛擲了兩個月的光陰。

阿部內閣成立後，雖大賣氣力，可是因國內經濟，十分恐慌，無法彌縫，對美外交的失敗，更是其致命的打擊，結果還是被畑俊六一腳踢開。

民國廿九年一月十六日，米內內閣，即繼阿部內閣而產生了。米內內閣是財閥色彩最濃厚的內閣，而米內本人又是反對參加軍事同盟最有力的人，它來組閣，當爲軍部所最不滿，軍部法西斯所以不敢十分阻撓，其原因大致是：在我最高統帥領導下的卅個月神聖抗戰，及諾門坎事件，給予了日本軍都以莫大的打擊，不但使其在軍事上的暴露了失敗的醜態，並使其在日本國內政治上喪盡了信用；日本經濟日趨窘迫，物資日趨缺乏日本在國際上的地位，日陷孤立，國際上的形勢，日形惡化

它的外交，是與阿部內閣大致相同，它的外交招牌是「日本獨立自主的外交」，就

是：有利於日本之侵略行動者則聯絡之，反之則排斥之。

它對於美國，因為經濟依存關係，仍舊極力引誘美國墜其圈套，所以有田說：「首先應即使美日關係正常化」，「研究通商條約之善後對策」，「現內閣仍將繼續進行開放長江。可是美國因其野心日趨擴大，仍隨着美日商約的廢棄而漸漸擴大了對日禁輸的範圍。對於蘇聯，米內仍繼阿部採取了友好的方針，繼續地討論蘇日通商問題，頗想藉蘇日商約的締結，來抵補美日商約廢棄的缺憾。

它對於英國，則因歐戰的關係，採取了高壓手段。米內上台沒有幾天的廿一日，便藉英艦截查淺間丸的事件小題大做。廿七日日本海軍在福州港外攔截英輪文生號，即稱係為淺間丸報復；廿八日晨起，即恢復並加緊封鎖天津英租界。四月有田配合着德國在歐洲的勝利，發出了維持荷印現狀的聲明，以為它囊括事實英美支配下的荷印的張本，而暴露了它南進野心。六七月它乘英國在歐戰中的頹勢，逼着英國解決了天津存銀問題，英租界通貨問題及滇緬路禁輸問題。

它的對華方針，仍是「以處理事變為第一」，辦法，還是側重加強傀儡組織。試看米內於十六日第一次閣議後所發表的談話，說什麼「以處理事變的第一」，說什麼「對即將成立之新中央政府加以支援」，「確信新政權必能成立」。其侵華的政治陰謀，經平沼阿部兩內閣的醞釀，到米內內閣已是表面化的時期，因此在三月末日，汪家班便在

南京演出了。

英法在歐洲的相繼敗北，又興奮了日本的軍部，提高了它們獨霸東亞的迷念，於是米內內閣的存在，及其微溫的外交，不能再事忍耐，而其元老重臣們也覺得這是「處理事變」，及推進「南方政策」的大好機會。因而七月十六日，米內內閣，便在「外交轉換」的口號下而下台了。

三、訣別英美走入樞軸陣營和聯蘇之路

第二次近衛內閣既爲着適應這樣的潮流而產生，第一，便要清算米內有田的外交，所以在八月一日，松岡就大胆地發出了「大東亞共榮圈的確立」的聲明，以威脅英美。第二步便於九月廿七日簽訂了德義日三國同盟條約，來挾以自重，第三是極力拉攏蘇聯，以爲對英美失望後的一種強心劑。第四則是強化偽組織。

在實踐上，它所表現的，是：一方面特派使節前往荷印，九月廿三日，并斷行了日軍越南的「和平進駐」。同時它集大軍於越南南海一帶，佈置武力南進的陣容。秦越糾紛的調解，也是它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一種手法。對於德義則再度起用主張強化軸心最力的大島浩中將及堀切善兵衛分任駐德義大使；并以陸軍航空總監山下中將爲主幹組織軍事視察團，前往德義，而以佐藤尙武爲團長，組織了訪義使節團，一時弄得烏烟

煙氣鬧熱異常。對於蘇聯則仍沿着所謂「國交調整」而前進，十月卅日，駐蘇大使建川中將與莫洛托夫的會談，就是爲此。并且更藉着十二月莫洛托夫的柏林之行，大事宣傳，談什麼「蘇聯因德國的關係，正漸漸採取「樞軸同伴政策」。」好像蘇聯反要向日伸出提攜之手。關於侵華方針，第一便是強化偽政權。十一月卅日在東京簽訂了所謂「日支基本條約」，同時并發表什麼日「滿」「支」共同宣言，來作無聊的自慰。

這樣，表面上，似乎與英美道了訣別，完全走進了樞軸陣營，并以親蘇代替了媚美，表示着它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決心，滿以爲英美可以被它嚇倒，在遠東任其暢所欲言，殊不知結果適得其反！英美因此於遠東反能齊一了步驟。十月英國重行開放了滇緬路，美國對日禁輸範圍，也在這時擴大到了廢鐵；十一月英美分別成立了一千萬鎊及一億美元的對華借款；後來又有英美荷澳聯防成立等等，太平洋風雲越來越緊張了。

近衛等的原意，本想乘大戰的機會，大投其機，以爲如能藉三國同盟，嚇倒了英美，囊括了南洋，不但資源的缺乏，可告解決，而侵華的失敗，也可藉此彌縫。不過，真要大費資本（武力），它也并無決心，雖然擺出了那樣一副猙獰面目。因而英美一下了決心，它也就望而却步，武力南進，也就變成了「經濟的南進」，徐待機會了。但這樣一來，它的「外交轉換」，既無結果，而三國同盟，也毫無意義，豈不大失人望？於

是在無可如何之中，本年三月十三日公開出國了。其用意不只在緩和其國內人心吧了。結果，它帶回了蘇聯中的條約。其國內急欲反對此，雖大抵大掃了一陣，可是保守派，對此並不推祟。如金鋼鑽第廿九卷第十二號上「日蘇新條約」一文內，曾說：「關於『滿洲國』及外蒙古之領土保全與不可侵犯，載在該約之附帶共同聲明中，蓋等於在事實上承認『滿洲國』，固極值注意，然而是否可藉此新條約，獲得領外利益？……吾人所必須注意者，仍係經濟上之問題。……戰爭以物資問題為重要條件，新條約在形式上及實質上，因均未涉及此事。……」東洋經濟新報一九六七號，也說：「如果十年前，日本接受蘇聯之締約提議，則與此同樣之條約，恐已不必待至今日……」。又說：「實際上，英美以及有關之國家，對於日本並不能採取今日尤為積極之任何行動。日本對美既抱有何種敵意，又何必以此徒使其對日警戒防備，此實非盡善盡美之外交」。由此可知蘇日中立條約，不值一文，其實近衛松岡輩，何嘗不了解這一點，不過它們要藉以嚇嚇英美而已。

四、日本外交前途之展望

日本自發動侵華戰爭以來，在外交上，對於英美，已極盡了威利誘之能事，由反蘇而聯蘇，由參加軸心而強化軸心，其重心當然都是在「處理中國事變」的上面。南進

問題之提出，也無非想藉以加強侵華的力量。它原想在第二次大戰未爆發之先，解決中國，以爲其在大戰中投機的資本，及至中國愈戰愈強，弄得它無法結束事變，而第二次歐戰又提早爆發，英法又相繼節節敗退，於是它又想乘機奪取南洋，以加強其結束「中國事變」的力量了。無怪藤森浩一郎要說：「支那事變已繼續了三年有半的大消耗戰，物資已漸漸受着壓迫，當這個時候，南方問題，才突然成爲有識者重大關心的事，這實在不能不說是非常奇妙的現象！」（見時事類編特刊第六十三期世界動亂的歸趨與南洋一文）它的外交，就本着這樣的線索而前進。目前它所以不敢武力南進，當然是因爲中國的抗戰絆住了它的手足，現在它只能採取經濟的南進，逐步佈置，徐待有利時機的到來，這時，英美如果對它讓步，那就入了它的圈套，將愈弄愈糟，爲着安定太平洋，也只有加強中國抗戰的力量，才是最有效的辦法。

現在日本的外交，似乎已花樣玩盡，已走到了窮途末路了。無論如何，它如不能覺悟侵華之非計，和獨霸東亞的不可能，它是無法自拔和自救的，不管它是什麼內閣，也是不行！大阪每日新聞說得好：「在這種局勢之下，愈先上台的愈好，愈後上台的愈苦，……阿部內閣的無能無用，誠爲日本閣內閣所少有，可是若想像三個戰時內閣順序相反，爲阿部、平沼、近衛，或爲阿部、近衛、平沼其情形究竟又怎樣呢？這樣一想，不免對阿部內閣遂生同情之念。話雖如此，我們却並非有意替阿部內閣辯護，而是說時

四年來的敵情

八二

局的嚴重，確已非常深刻——在阿部內閣時代，其時局的嚴重，即已非常深刻，則今日自更不堪設想了。

——完——

第四章 軍事

一、敵軍戰略之檢討

回憶二十六年七七之夜，日寇故意在蘆溝橋附近施行演習，藉口搜查失蹤之一士兵，大事挑釁，當時該地我駐軍宋哲元部馮治安師之吉星文團，即以守土有責奮起抵抗，於是偉大之民族抗戰從此啓幕。推溯事變之起，尙有其隱伏之遠因，蓋日寇向以大陸政策爲其傳統之侵略國策，其步驟在先佔我東北，蒙古，次第併吞全中國與亞洲以及世界，故民國二十年乘我大水災之際，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佔領東北，自是得寸進尺，得隴望蜀，對我華北蓄謀無間，因而於民國廿五年以外交方式提出共同防共與華北特殊化之無理要求，當經我政府嚴詞拒絕，的彼以計不得售，後見我國防建設逐次實施，全國政權漸趨統一，乃於廿六年七月七日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以武力侵略手段，掀起戰端。戰端初啓，敵閥卽以狂妄之態，聲言在北方二週而下大同，一月而下山西，在中部三週攻佔南京，一月囊括武漢，二月卽可佔領湘粵。且計劃以十五個師團之兵力於三個月之內完全解決中國，蓋欲以「速戰速決」之戰略而亡我於朝夕也。

不意我國於維護領土主權之義旗下，全國上下萬衆一心，服從唯一偉大之領袖而

展開廣大爭取獨立解放鬥爭，四年以來，抱定不驕不餒之決心從事於艱苦之奮鬥，終陷倭寇於泥淖而不可拔，擊碎侵略之迷夢而無稍遺，值茲抗戰既已整整的四個年頭，復鑑於我國之愈戰愈強，日寇之日趨崩潰，勝利誰屬，殆已論定！撫思我中國民族歷盡艱辛，踏過痛苦危難之四年抗戰行程，今又步近勝利之期，前瞻後顧，實感無限振奮也。

敵以自身爲一先天不足極端貧乏之國家，加之惑於對我，敵情判斷之荒謬與錯誤，故戰端初啓之際，即以「速戰速決」之戰略妄言三月內即征服中國，但此種突擊性之戰略全圖，顯被我「長期抗戰」「以空間換取時間」之最高策略所擊破，不獨敵無能於三月之內解決中國，就淞滬一隅，與我激戰已在三月以上，因是敵於滬戰告終。攻佔南京之後，即改其策略爲「速和速決」，一面冀圖徐州，打通津浦隴海線，威脅武漢，一面乞憐德國出面調停，其奈我持久消耗敵人之國策堅定不移，領袖於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更以悲壯嚴峻之詞聲言：「目前形勢無論如何轉變，唯有向前邁進，萬無中途屈服之理。」並號召國人：「堅決抱定最後勝利之信心，貫徹抗戰到底之主旨」，於是倭寇威脅誘和之妄想，又遭我粉碎無遺，斯時敵軍反戰思潮，正如雨後春筍，瀰漫其間，而敵國內社會人民之苦況更掀起莫大之暗潮，至是軍閥之諾言與信仰於敵國軍民之間儘已喪失，敵開爲挽救此頹勢，欺騙其民衆，乃倡言「百年戰爭」「以戰養戰」，以飾其過，同

時爲國掙扎其苟延殘喘之時間，乃與歐洲強盜締結德意日三國同盟，擬以此爲幌子而脅制英美對遠東之干涉，誰知弄巧反拙，結局反招致英美更大之壓力；同時想藉承認「汪偽組織」作要挾，誘和勾當，誰知此種圖窮匕見之舉，不獨增加我中華民族對日更深之仇恨，更堅定我國抗戰到底之精神，且將欺騙蘇聯之內幕亦昭然揭穿，日寇至此，一方無法解決中國戰事，一方又樹立更多之敵人，益顯其捉襟見肘，日暮途窮之慘命運。去年五月曾因受歐戰刺激，遂亦尾隨德國高唱閃電戰，發動裏河會戰，以圖挽救危運，並麻痺其難再興舊之神經，但事實昭揭，敵除實將萬億尸灰悽然東歸之一「赫赫戰果」外，終究一無所獲。

敵自侵華以來，時已四載，迫於黔驢技窮，侵華戰略，曾經三變，所謂戰略，既與其戰略失調，又無以消滅我主力，確保其佔領之土地，而其所謂「大和民族」也者，也將一蹶不振，可斷言也。

一一、四年來敵軍進犯經過

七月七日戰端既開，敵即進擾平津，佔領該地後，敵爲解除平津側背之威脅，遂對於平漢津浦兩線暫取守勢，而進取平綏線，南口之役損傷慘重，我已言之已達，於八月廿五日整軍引師而退，敵自佔領南口以後，即以主力進攻綏南晉北，由大同沿同蒲

路南下，河北方面，由平漢津浦兩路南侵，與我於平漢線之涿縣，保定，正定，石家莊，安陽，湯陰，汲縣及新鄉等地，與津浦綫之馬廠，姚官屯，滄州，泊頭鎮，德州，徒駭河等地激戰至烈，山西方面則於平型關，忻口之役，殲寇甚衆，嗣以晉東娘子關失守，敵沿同蒲及正太綫進迫太原，我方爲貫徹長期抗戰戰略起見，乃於二十六年十一月九日放棄太原。敵陷該地後，卽轉用犯晉部隊於晉南路，與十二月十三日竟陷南京敵會攻徐州，由京北上敵，被我誘至淮河兩岸痛殲，四月由津浦南下敵，與我於台兒莊會戰，死傷數萬，查敵於台兒莊會戰時，原以一個旅團編成之濶谷支隊思謀奪取台兒莊而進陷徐州，其判斷之荒謬如此，以後再增援達六師團之多，而在魯南仍呈膠着狀態，毫無進展，敵計不得售，乃陸續向津浦南北段不斷增援，竟達十三個師團之多，徐州會戰後，我已達成持久消耗之目的，乃於廿七年五月自徐州整師而退，隴海敵十四師團土肥原部西犯蘭封，加以黃河大堤，毀於敵之砲火，洪流南下，淹沒無算。

敵自佔領徐州後，冀由隴海，平漢二路進犯武漢，然因阻於黃水，乃改道長江方面進攻，採取水主陸輔戰略，敵自佔安慶，湖口，九江等地後，廿七年七月廿三日遂展開武漢會戰，敵苦戰四月，兵力消耗甚鉅，爲策應武漢攻略并謀切斷我國國際連絡綫，乃於十月中旬在南海大西灣登陸，十月二十一日陷贛州，我以消耗目的已達，後方準備亦已完成，乃於十月二十五日自漢撤退。

敵佔武漢後，多數兵力，被我牽制於廣大戰場內，東應西援，疲於奔命，雖曾於三月下旬陷我南昌，但二十八年五月上旬圖犯襄樊，經我痛擊，損傷慘重，九月中旬又湊集七師團之衆進犯長沙，經三星期之鏖戰，殲敵達四萬之衆，潰退二百於里，造成空前之湘北大捷，自是敵國人心益加惶惶，反戰思想瀰滿全國，敵乃於十一月中旬自北海欽縣登陸，進犯邕甯，桂南之役，死傷尤重，敵爲策應桂南，同時發動粵北攻擊，遭我痛擊亦不得逞，嗣於廿九年九月下旬分自鎮南關海防等地侵佔越南之同登，諒山，河內，北甯地區，冀切斷我西南國際路線。

二十九年五月武漢敵採分進合擊戰術，企圖以南陽襄樊爲目標，殲滅我襄東野戰軍，不期我隊已轉移爲外線反包圍態勢，將敵包圍於襄東平原地區，痛殲殘敵；襄東會戰敵已失敗，又高唱閃電戰而發動襄西戰鬥，於六月十四日我遂放棄宜昌，轉入更有利之態勢。

北戰場方面，經我不斷發動大規模之游擊戰，自太行山，中條山，呂梁山等地不斷向敵襲擊，主要之戰役計二十九年有四月之晉南戰役，五月之鄉甯戰役，十一月之晉察冀邊區戰役，十二月之晉西北臨興戰役，三十年五月之中條山戰役，敵於各役均死傷慘重，可見其途窮弩末矣！

中戰場方面於民國三十年一月間向豫南鄂北地區進犯，冀圖捕捉我軍主力，反被我

擊得潰不成軍，於二月中旬紛紛抱頭回竄原防；三月十五日敵向奉新高安地區進犯，被獲誘至高安以東地區圍殲甚衆；造成我今年以來第一次大捷；敵爲企圖封鎖我沿海港口，四月下旬轉用華南敵軍竄佔浙東溫州，海門，石浦，鎮海，甯波，閩東之連江，福州，長樂，閩清等地，經我反攻，常將溫州海門等地克復，殘敵落艦他竄；五月上旬鄂北敵軍後糾合北犯，竄擾應隨以北地區，經我迎擊，不支潰竄原防。

以上所述爲四年來敵軍主要之進犯經過，至於四年來參戰人數在十萬以上戰鬥，據本年元旦何總長在軍事雜誌中抗戰軍事之檢討一文裏統計發表：抗戰第一期共有二百七十六次戰鬥，由我主動的只佔 1% ；但至抗戰第二期則在二百卅一次中有一百一十次由我主動，佔 45% ；其中尚有七九六四次的小戰鬥，六一五三次的游擊戰鬥中，有 80% 以上是由我主動者，由此主動地位之增漲，足見敵軍戰鬥力日漸低弱而我則愈戰愈強。

三、敵軍使用兵力及戰鬥力概況

當蘆溝橋事變發生時，敵在華北之駐屯軍（駐平漢綏北段及北平臺南附近）爲河邊旅團，事變發生後，卽由關東軍派遣鈴木酒井兩混成旅團又由朝鮮軍派遣川舉之第二十師團入關，另由敵國內派出板垣征四郎之第五師團經朝鮮入關，會攻平津，據何總長

於本年元旦發表抗戰軍事之檢討一文，內對敵軍歷年使用兵力概況甚詳，詳錄於下：

第一期第一階段（南京失守前）使用 25 個師團

第一期第二階段（南京失守至徐州大會戰）使用 29 個師團

第一期第三階段（武漢會戰）使用 31 個師團

第二期第一階段（廿九年以前）使用 37 個師團

第二期第二階段（廿九年二月以後）

由右列敵軍逐期使用兵力之概況，可見敵軍逐次使用不充分之兵力，已脫離速戰速決之本旨！且敵軍縱然逐期增加兵力，但對於「解決事變」之計劃，依然成爲無兩空出，有名無實。第由其戰鬥力方面，證明其日漸衰弱之危運：

（1）作戰之攻防方面

在抗戰第一期中，共有上海，圻口，徐州武漢等。四次大會戰，抗戰第二期中有南昌，隨棗，長沙，桂南，淞宜等五次大會戰，第一期中，我之作戰主旨在以空間換取時間，以達抗戰掩護設建，建設支持抗戰之目的，消耗敵人至相當程度即自動撤退，但至抗戰第二期，我已轉守爲攻，轉退爲進，每次會戰均予敵以重創與反擊，如由歷年重要戰鬥之次數與我主動地位之增漲即爲其鐵證。（見第三項）

（2）敵人進展之距離 如下表：

四年來的敵情

四年來的敵情

九〇

第一期第一階段	進展最遠距離	$K_n 620$	佔領面積62.2萬方公里
第一期第二階段	進展最遠距離	$K_n 560$	佔領面積32.2萬方公里
第一期第三階段	進展最遠距離	$K_n 690$	佔領面積20.0萬方公里
第二期第一階段	進展最遠距離	$K_n 150$	佔領面積7.7萬方公里
第二期第二階段	進展最遠距離	$K_n 200$	佔領面積1.0萬方公里

敵於第二期第二階段雖然前進200公里，但南甯撤退200公里，至其佔領面積係指淪陷區全部土地而言，實際爲其佔領者僅有10%。故估計敵每日進展距離最初約爲四公里，後來僅有百公尺，今年以來毫無進展。

(3) 敵軍傷亡

根據卅年一月四日各報所發表敵軍傷亡數目，自廿六年七七起至廿九年底止已有一百七十九萬四千餘人，卅年一月至五月又傷亡十六萬五千餘人，可見至本年五月底止敵軍傷亡總數已達一百九十六萬人；至廿九年底止其征兵次數已達卅七次，全國壯丁應征來華者已達83%。

由於上述，從作戰之攻防，進退之距離及敵軍傷亡觀之，可見敵軍兵力固然不斷增加，但主動地位不斷削弱，進展距離及佔領面積不斷縮短減少，而兵員之傷亡則日有增

際關係之日趨惡劣及人民生活之痛苦，反戰思潮之高漲亦爲確定日寇今後走上崩潰滅路道之主要因素。觀于日寇自加入德義同盟後，即引起英美對遠東更顯然之干涉與壓力，承認汪偽組織之後，更使蘇聯對遠東之極度不安，方今處於四面楚歌之中，再加戰費之鉅大消耗。人民之負擔日重，造成國內通貨膨脹，農產欠收，物價高漲，糧食恐慌等。經濟上之困難，故無論從那方面看，敵人賴以支持戰爭必要之人力物力及財力，均已表現不能再支持戰爭之狀態其將趨於困頓崩潰之途，爲期當在不遠，吾人當在領袖指導之下精誠團結，繼續艱苦之奮鬥促成敵人加速之崩潰，則最後勝利之獲得，願指掌間事耳！

四年來的敵情

封 底